

更下得續密此句是龍統
說下二句又抽出最易違
者言之造次對從容看顯
沛对安常看

我未章旨

此章夫子反覆望人用力
於仁章內三未見不同前
後兩未見皆言無此人中
一未見謂無其理

我未節旨

上二句言成德之難見下
指言成德之事以寔之也
仁不仁指自己理欲言好
仁是資性渾厚底惡不仁
是資性剛毅底兩種人正
用力之盡而臻此地位者
有能節旨
一句一氣看是激其用力
於仁而決言用力之易也
上節好仁惡不仁就是用
力於仁好無以尚惡不使
加就是力之足此節又就

遇變遂忽之即極之顛沛亦必於是仁不以願沛忽也君子
存養之密如此由是而富貴貧賤之開取舍有不益明者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好有心悅而必欲求意仁是吾
心天理之公者字作人字看
惡不著惡有深疾而必欲
去意不仁是吾心

之私好仁者無以尚之

無以尚是與天下可愛可慕之外物皆無以加尚
之指好仁言此正解好仁者所以未見意

其為仁矣

其字即坐寔
不使不仁者動有一毫非礼皆是者當事字看
加乎其身

加及也此正解惡不仁者

天下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仁者所以未見意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患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繼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

夫夫子反復勉人為仁意曰仁是人所
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信當好仁是人所當惡今我未見有

好仁者惡不仁者我之所謂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篤雖舉天下之物無以

加之而奪其好也我之所謂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嚴為之防故其為仁矣
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於其

身焉此皆成德之事而所未見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乎
玩見天下
無用力之人一日自其始立志言有悔悟振作意用力

寔用其力也須兼好仁惡不仁講矣乎二字口氣甚活

我未見力不足者
此句是反
仁之力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

之而足也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難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之間奮然用力於
故仁雖難能而好仁惡不仁者雖難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之間奮然用力於

至之亦易也

言好仁惡不仁矣乎則志以師氣我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於

初下手說以節為主用
力兼明察幾微致決意

蓋有節旨

上句設言有用力而力不
足之人下句決言朱見用
力之人也蓋有力不足者
必用而後見不足今人皆
是不肯用力於仁者何從
見力不足之人乎註中皆
弱二字皆則不能察幾弱
則不能破決

人之全旨

此章夫子為以過乘人而
不察其心者發非欲人以
過自安也重識仁於微處
上二句即重君子道却以
小人配說此過字是偶不
及檢者現過即承厚薄求
本女只說斯知仁尹註不
仁二字宜具融看之

朝聞全旨

此章夫子激人聞道意聞

遇變遂忽之即極之顛沛亦必於是仁不以願沛忽也君子
存養之密如此由是而富貴貧賤之開取舍有不益明者哉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

好有心悅而必欲求意仁是吾
心天理之公者字作人字看
惡不著惡有深疾而必欲
去意不仁是吾心

之私好仁者無以尚之

無以尚是與天下可愛可慕之外物皆無以加尚
之指好仁言此正解好仁者所以未見意

其為仁矣

其字即坐寔
不使不仁者動有一毫非礼皆是者當事字看
加乎其身

加及也此正解惡不仁者

天下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
仁者所以未見意
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患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

以為仁者必能繼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

夫夫子反復勉人為仁意曰仁是人所
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信當好仁是人所當惡今我未見有

好仁者惡不仁者我之所謂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篤雖舉天下之物無以

加之而奪其好也我之所謂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嚴為之防故其為仁矣
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於其

身焉此皆成德之事而所未見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乎
玩見天下
無用力之人一日自其始立志言有悔悟振作意用力

寔用其力也須兼好仁惡不仁講矣乎二字口氣甚活

我未見力不足者
此句是反
仁之力用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

之而足也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難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之間奮然用力於
故仁雖難能而好仁惡不仁者雖難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日之間奮然用力於

至之亦易也

言好仁惡不仁矣乎則志以師氣我未見好以擴天理而力不足於

者惡以過人欲而
力不足於過者
之自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
棄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
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孝者苟能寔用其力則亦無不
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復而歎息之也
然人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疑亦有昏弱之甚用力而限于力之不足者但
我偶未之見也其所見者類皆真肯用力於仁耳未嘗用力又安見力之不足哉

微觀過兼厚薄愛忍
知仁只重君子說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塚以親故受辱辱之名所謂現過知仁見也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夫子論人不可以過而棄曰論人之過也當原人之心人心不同故人之過也
者則過於忍誠即其過於厚薄愛忍而視之雖亦不免於過然寔發於一念之慳相
有不得不為理而受過者斯知其為仁心所存矣現人者豈可以有過而棄之哉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朝是一日聞是
夕是晚夕可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得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得聞道雖死可
也又曰皆是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之過也
人包君子小人過以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事言是無心之失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微觀過兼厚薄愛忍
知仁只重君子說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塚以親故受辱辱之名所謂現過知仁見也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夫子論人不可以過而棄曰論人之過也當原人之心人心不同故人之過也
者則過於忍誠即其過於厚薄愛忍而視之雖亦不免於過然寔發於一念之慳相
有不得不為理而受過者斯知其為仁心所存矣現人者豈可以有過而棄之哉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朝是一日聞是
夕是晚夕可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得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得聞道雖死可
也又曰皆是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之過也
人包君子小人過以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事言是無心之失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微觀過兼厚薄愛忍
知仁只重君子說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塚以親故受辱辱之名所謂現過知仁見也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夫子論人不可以過而棄曰論人之過也當原人之心人心不同故人之過也
者則過於忍誠即其過於厚薄愛忍而視之雖亦不免於過然寔發於一念之慳相
有不得不為理而受過者斯知其為仁心所存矣現人者豈可以有過而棄之哉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朝是一日聞是
夕是晚夕可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得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得聞道雖死可
也又曰皆是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之過也
人包君子小人過以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事言是無心之失
於其常
觀過斯知仁矣
現是看仁

微觀過兼厚薄愛忍
知仁只重君子說
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塚以親故受辱辱之名所謂現過知仁見也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
也。夫子論人不可以過而棄曰論人之過也當原人之心人心不同故人之過也
者則過於忍誠即其過於厚薄愛忍而視之雖亦不免於過然寔發於一念之慳相
有不得不為理而受過者斯知其為仁心所存矣現人者豈可以有過而棄之哉

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朝是一日聞是
夕是晚夕可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得
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得聞道雖死可
也又曰皆是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字深看必用許多底格致工夫倘非平日積累之勤何由得一旦豁然之悟夕死活看非謂必死也

此章剛為士者專志入道意取字須透發心一而已彼於物則害於道故未足與議可見有志斯道必須去此一段俗見方得

此章言君子處天下事心無私而當於理也精神全在之於天下四字適莫是人之意見義是物之權衡無過三句文勢一連注下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義之與此不可倒說此義君子平日有精義之學積義之功而事至物來復虛心現理故能如此

夫子勉人當聞道曰道者生人之正理人之所以無忝於生者以其有得於道也苟功積於平時一朝而得聞乎道則事畢了徹此生不虛雖夕死而心無遺憾矣甚矣道之不可不有許東陽曰死可聖人言其重者而應不問也

此章言君子處天下事心無私而當於理也精神全在之於天下四字適莫是人之意見義是物之權衡無過三句文勢一連注下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義之與此不可倒說此義君子平日有精義之學積義之功而事至物來復虛心現理故能如此

此章言君子處天下事心無私而當於理也精神全在之於天下四字適莫是人之意見義是物之權衡無過三句文勢一連注下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義之與此不可倒說此義君子平日有精義之學積義之功而事至物來復虛心現理故能如此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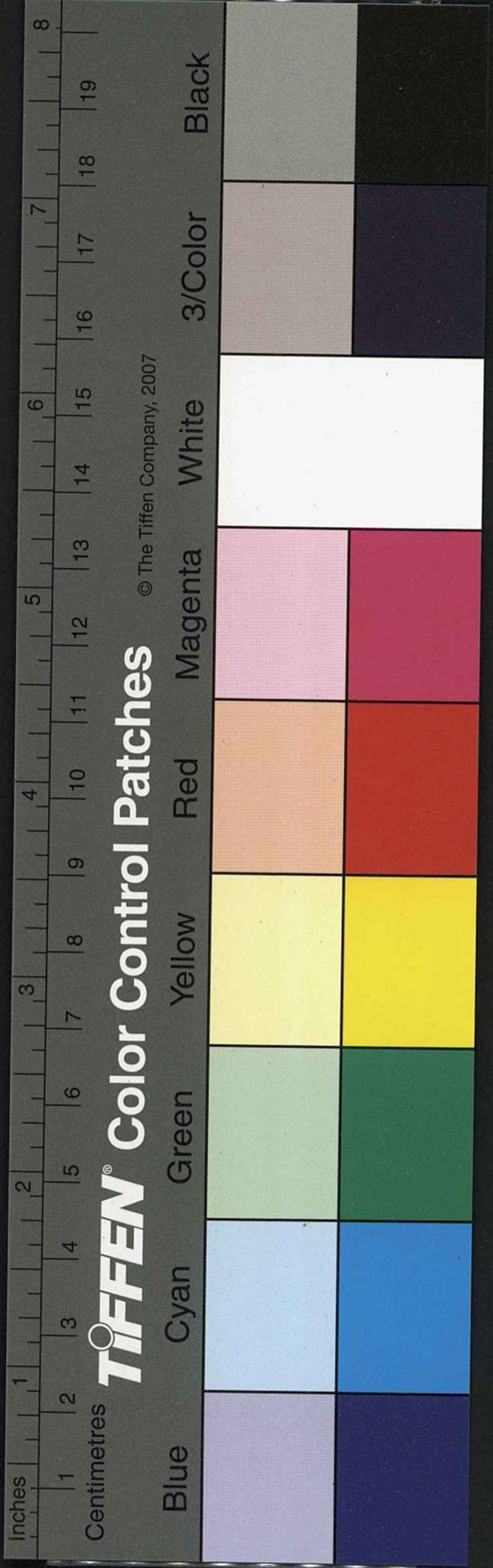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此指君子小人心術之異欲人慎所懷也四懷字當是寔體認懷德無所為而為善懷刑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懷士志已之所有懷患貧人之所有有淺深然懷士與懷德反懷患與懷刑反總在天理人欲上分別





護上讓主心言是有是冲
和無欲上人之心寓於儀
文度教之問者
不患全旨
此章教人不求名位盡其
在我之定見天下事在於
人者不必計係於已者為
可憂兩段平看各重下句
俱就孝者言可知是可知
當人之知若欲致人之知
則偽矣

此章見聖門心孝之傳首
節是聞聖人之教而悟之
速下是因門人之疑而發
之明通章以心字貫道外
無心故夫子之示曾子者
曰一貫心外無道故曾子
之示門人者曰忠恕要之
心之自然者即為一貫心
之勉然者即為忠恕
參平章旨

子自不患無位 患是憂慮
所以立如致 不患莫己知 莫無也莫己知是
求為可知也 知是道德之實言知之是。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君子
為己之孝曰君子之孝求在我而已不患無君澤民之位特患無致君澤民之具
所以立乎其位也。不患道德之在我而人莫已知惟求為明道修德之孝以裕吾可
知之是也。君子為己之孝如此此所謂夫子正借名位為孝者鞭策到近
以道立而位從是夫而志宏也與。補注著已處若把名位掃倒便非

子自參乎意以貫之 一指心之一理道之本
原言之指萬事萬物 尊曰唯是豁然參乎者
之名而告之貫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
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不夫子知其真
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曰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而告之曰參乎亦
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言知吾之道乎蓋天下之事物雖有萬殊而
其理則一吾惟本吾心之一理以貫通乎天下之事物而凡事物之萬有不齊者自
各得其理也。曾子曰果能默悟其言即應之曰唯蓋不惟無待于問辨亦不容有所稱
贊。子出節旨

夫子即孔子道 忠恕而已矣 一者忠也以目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
指一貫之道 實之者恕也言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
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
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
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是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
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
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知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依禮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
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
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然門人不貴曾子也故於夫
也中庸所謂忠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言子既出問於曾子曰夫子所
謂一以貫之者果何謂也曾子曰其易曉者以明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即學者之
忠是也所謂貫者即孝者之恕是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爾不知有一貫也獨不
聞有忠恕乎爾誠求之忠恕而夫子之所由饒氏曰忠恕二字孝者所易曉盡得忠
以教與我之所以唯者不外求而得矣。不復會有道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只一
個忠做出千萬個恕
來所謂一以貫之也

君子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所喻不
同蓋指已成者言喻字前
有工夫宜深看義利俱從
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
死而取義者以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義所惡無甚於死

子自章喻於義 君子是循理之人喻以心
小人喻於利 小人是拘於利之人
喻義者天理
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
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
死而取義者以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義所惡無甚於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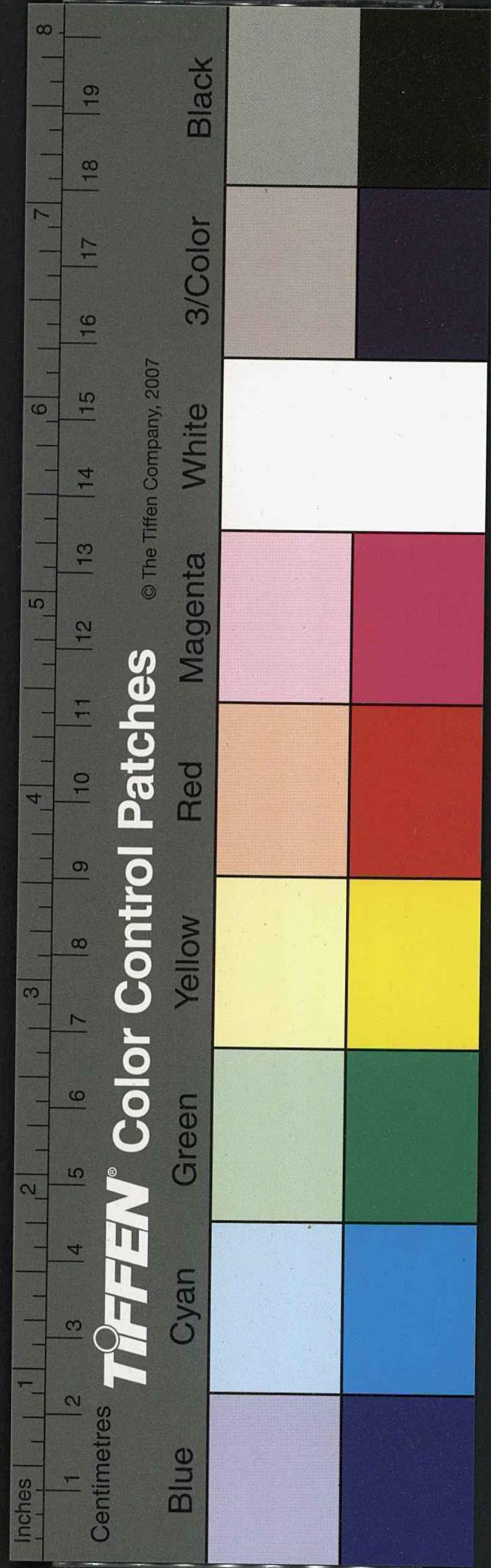
一貫就聖人應事上說是
萬事一理若謂萬理一原
乃論造化耳一字不對貫
字對之字以字全不着力
是從一之體上自然流出
許多妙用來唯在當前唯
之根全在平日

玩子出二字便可想教不
躍等處忠恕須申說不學
者用功名目移在夫其身
上即主自然者說總之天
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
無為的忠恕孝者走着力
的忠恕曾子就學者分上
指出聖人全體謂不過這
個造到極處便是夫子一
貫而已矣三字可玩

四書直解
上論卷一

四書直解
上論卷一

四書直解
上論卷一



各人行事處見得天下只
有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
中間並無隙地可容且喻
義即遠利喻利必賊義彼
此更無調停兩可處
見賢全旨

此章勉人反己之學思齊
中便有精進意內省中便
有克治意註真字恐字可
玩總由平日有為賢不為
不賢之心故見便能思齊
幾諫全旨

此章示人子成親之孝音
句作一頭下兩段對看總
以幾諫為主見志見字即
是視於無形又敬是愈加
敬自致不安也不違口照
舊幾諫初諫而後不諫是
違初幾諫而後直諫亦是
違不怨者負罪引隱諫見
得到底幾諫也
不遠全旨

死執背舍生而取義其所喻者義也天子嚴義利之辨曰義者天理之宜君子循
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這)理故心之所喻者惟在于義利者人欲之私
小人欲欲故心之所喻者惟在于利是義利
之間正君子小人之分也孝者可不辨哉

○子見賢齊焉賢是有德之人思齊是
見不賢內自見不賢是無德之人
已獲尊有(思)思齊者真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
不善處(言)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心自責
矣(言)夫子示人反己之學曰可否在人而勸懲在我如見人之賢而有德者則必思
己與之齊奮然真己亦有是善焉見人之不賢而無德者則必內自省然也

○子見不賢而內自見不賢是無德之人
已亦有是惡也然羨人而甘自勸勵上玉曰焉也二字
無責人而心自責亦何貴于見哉(言)頗有抑揚傲醒意

○子曰事父母幾諫事父母就處親之變言幾諫是委曲轉
聽又敬不違是更如孝(言)勞而不怨是
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言)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
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党州閭寧孰諫父母怨不悅
而違之流血不敢(言)罵夫子論諫親之道曰人子之事父母也不幸父母有過必怡色
疾怨起敬起孝也(言)柔聲而幾微以諫之冀以感悟乎親心也苟見親志不從又必
起敬起孝而幾諫不違乎初焉若親心有不悅至(言)鞭撻以勞之而不敢怨仍
然起孝起孝到底幾諫如是則親心庶幾可回而不終陷于有過之地矣

○子曰父母在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一則以喜喜是一則以懼懼不得
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言)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言)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于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子曰父母在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一則以喜喜是一則以懼懼不得
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言)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言)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于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子曰父母在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一則以喜喜是一則以懼懼不得
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言)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言)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于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子曰父母在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一則以喜喜是一則以懼懼不得
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言)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言)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于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子曰父母在不可不知也
知有念念
一則以喜喜是一則以懼懼不得
主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言)夫子示人子當及時孝親意曰人子
言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言)於父母之年不可不常記憶于心也
常記憶於心一則喜其壽之既高而因以自慶也一則懼其衰
之將至而因以自恐也知乎此則及時以致孝者自不容已矣

此章欲人子休親心以為
孝着眼一在字在者危詞
有在即見不能常在當及
時侍奉故不遠遊句最重
有方向又為遊子通一術
正委曲以將其不遠遊之
心註極周匝尤以無貽親
憂為要
之年全旨

此章欲人子及時以孝親
上二句言親年之當知下
原其當知之故也喜懼乃
一時並集重在俱邊有汲
汲盡孝猶恐其遲意
占者全旨

此章夫子援古人之耻以
惕今人也上句言古人出
言之慎下句推古人慎言
之心虛神在古者二字提
出躬字揭出耻字見此躬
為千古難竟之躬此耻即
為一生莫釋之耻

以約全旨

此章專為材智自違者發約雖以事言實在心上說以字有操守意失鮮主事言張南軒謂雖未必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欲訥全旨

此章示人緘聲警惰之法欲字須着眼不止是慎言敏行乃於言行之前自有此一段淵然鏡然之意也而字亦宜玩

德不全旨

此章是望人進德之心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上反下正非有兩意勿用過文蓋為世情疑懼者說海不專指同時同地言南海北海百世上下此心此理無不同也

事君全旨

此章見事君交友當善其言須是積誠感格或乘機引導不宜徒尚言語以取疏濬兩斯之當玩乃是欲人事君交友不至於數不是欲人避疏避厚也

公冶章旨

此章見聖人擇配之皆賢上節可妻也句重下二句不過言其無害於可妻也下節邦有道二句亦以見其賢耳非以為兩容幸也

公冶節旨

首句言其素行可妻次二句又替他分解當被累一段事末句重配賢意

南容節旨

上二句言南容處治亂得宜不是聖人因以妻之也上說可妻隨接非其罪下說不廢隨說免刑我知其往山中果人皆是謹于持身之人處

上節旨

躬行之不及也此所以言之不窮恥字最緊要蓋非必真不逮而後恥即欲言之時輕出也何今人之不古若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是心中收斂對放肆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也言心而不侈然以自肆斯曰就於規矩法度之中而猶有失于事者蓋亦鮮矣

○子曰君欲訥言訥是心中要如此貫下訥而敏於行敏是力行也謝氏曰放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夫子表君子自修之心曰言易失之有餘貫至此十章疑皆會子門人所記也○言行易失之不足惟君子知放言之易必欲訥于其言惴惴然知不出諸口而知力行之難必欲敏於其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德即行道而省鄰必有字與上不字相應正是此鄰猶親也德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鄰○夫子勉人修德意曰德者人心之公理好德者天下之同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言情誠使有德于己自不至于孤立而無徒必有同德之人以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德之見親○鄰字兼相親附相夾持二意主于人如此人亦何為而不修德乎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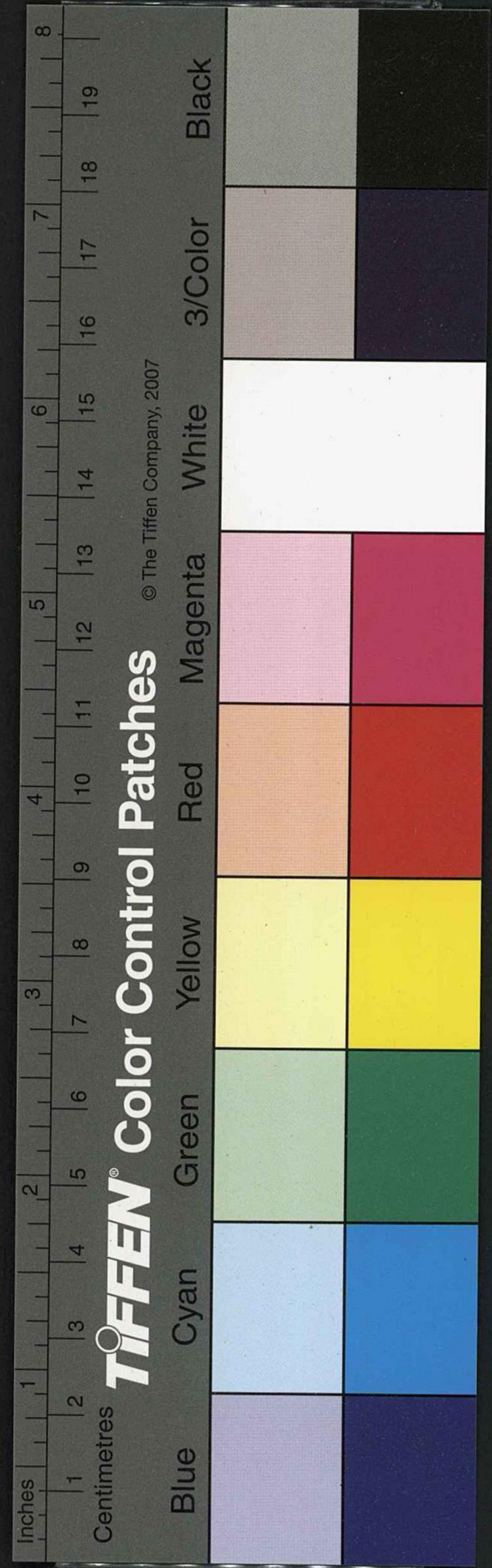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子曰事君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數是諫君斯美數是增友斯美數是交意言曰數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3/Color White Magenta Red Yellow Green Cyan Blu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四書補註

得羊食之 室家必有其道不然嘉其
及亡羊氏 賢可矣何以妻為

其角乃以

為偷訟之

魯君魯君

繫之獄未

幾長在獄

舍臣又呼

之曰公冶

長公冶長

齊人出師

侵我疆

水上解山

旁當亞

之勿傍得

長語獄吏

白之魯君

魯君如其

有往跡之

而齊師果

自負意何器

問有自疑

發兵應敵

遂獲大勝

因釋公冶

長而厚賜

子賤全旨

此章見人當尊賢取友意

取字上句嘉子賤之

成德下是反言以見其德

所由成也子賤能取友是

正意多賢足供子賤之取

見則意子賤非全無工夫

只尊賢取友之益為多耳

然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但

門人知謂子賤故繫之

子貢全旨

此章天子因子貢自考而

與其才之美何如一問有

自負意何器 問有自疑

發兵應敵

遂獲大勝

因釋公冶

長而厚賜

之欲爵為

大夫長辭

不受

上計卷一

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

賢者且不為焉夫子嘗謂南容平日謹於言行當那有道之時必以言揚行舉而不

況聖人乎 這際于治朝當那無道之時必能危行言遜而可免於刑戮是其賢可

妻也於是兄之子而妻於容焉夫妻長妻容蓋謂南重表兩賢之素行上一則分

二子之賢均無負於刑家之託也聖人何容心哉 不唯在事之非辜曰非其罪一

則逆料後來之免禍曰免於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于

無咎也兩節只平平說妻以其子兄子皆親親也表公冶南容皆賢也

○子謂子賤者成德之 君子是成德之 魯無君子者魯是魯國者作人

焉取猶云至子賤孔子弟子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

何所取也信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

取以成其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謂夫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

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信人乎然所以能成其德者必魯君子

之功居多耳使魯無君子者欲以尊賢而無賢可尊欲以取友而無友可取斯人將

何所取以成君子之德乎 足德成君子固子賤之賢而魯多君子尤子賤之幸也

斯焉取斯只是說獨造之難不如 視學之易不是說決不能成德

○子貢問曰賜何如所造孰何如子曰女器也 女指子更器是 曰何器也何器是

曰瑚璉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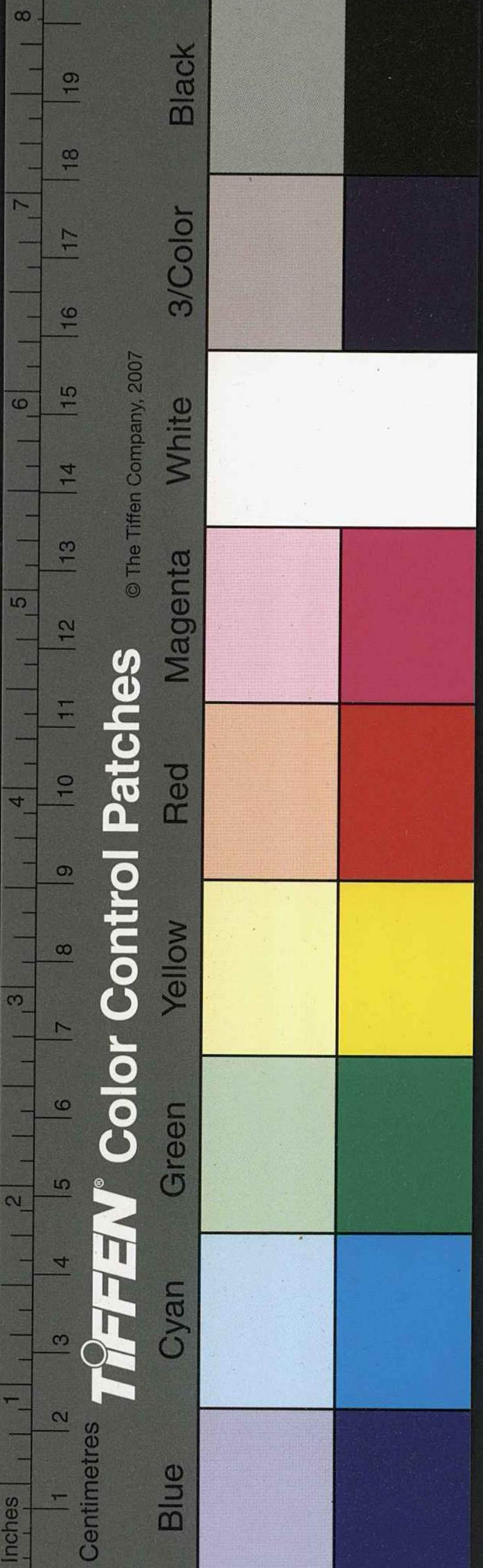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之成材也 言明禮者即器中指至器者有用之成材復曰瑚璉曰璉周曰璉皆其器



赤也節旨

腰帶古盤 東帶立朝句不重重可與
帶也上白 言句賓客可與言者剛不
乘與至支 取福柔不取辱只在優於
武衆官皆 禮樂上說赤原不例言語
服之。禮 之科也

才所可盡者 吾何知哉 赤也何如何如亦
使與賓客言也 聘之臣言是應對
可概見矣何武伯又問赤也于仁何如夫子告之曰赤也知禮當束大帶以立於朝
端便之與四方賓客言必能應對雍容而君命不辱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仁非應
對之才所可盡者吾何知哉此可見聖人補此章畢竟以仁字為主三子之心不是
不沒人之所能亦不輕許人之所未至矣

女與章旨
此章夫子借回以進賜全
是點化子貢執愈之間弗
辭居士錦 如之與前後總是一意
帶子弟
帶註碎緣 賜原在多識上用功夫子
也又云雜 却把如愚之回比勘正是
帶君朱緣 提動他處

難知 就果孰愈將以知其
自知者之何如也
是徹始徹終無所不
知不可指定是十件
賜聞以知 二知二是指因此識彼三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謂子貢對曰量不可以強同心不容以自昧
而識彼無所不說皆往知來是其驗矣言賜也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
而明睿所照遂以知其十賜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所及但以知其 回誠非賜之所敢望敢云愈乎
女弟如也 能與弟如者全重玉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
知之知十知一兼言
聖門以聞知爲事故就知

上較量于與二不是數目
只借來代始終彼此字
弗如也 是急與他即証此
句須殺得盡下句纔有轉
身之妙吾與女句正許他
當下欲然一念輔氏謂自
知則必不安於已知自固
則必不畫於己至是惟開
一步說

知之亞也問一知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
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准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
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也夫子因而與之曰女自謂弗如同誠哉其弗如也是自知
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言之明而又不准于自屈凡求所以如同者此爲之基矣吾
與女弟如之言也夫始而問之者試之也繼而
與之者進之也夫子造就子貢之意不亦深乎

宰子章旨
此章爲俯行者警首節重
何諒其詞切而使之微末
節重改是其詞婉而使之
魏兩節與字俱作平字解
宰子節旨
晝寢句是書法人之精神
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敗
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活
濁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
之喻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誅宰子一日忽當晝而寢其志氣昏惰甚矣夫子責
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謂之曰人必有受教之地而後教可施也如木之堅
朽而飾也今子昏惰教無所施亦與朽木糞土等耳吾於子與何足責哉
始其人也 始猶言
觀其行有不釋信意 於是言而信其行其字泛指人
今言於人也 今指晝寢言
也胡氏曰子疑術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曰孜孜斃
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
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現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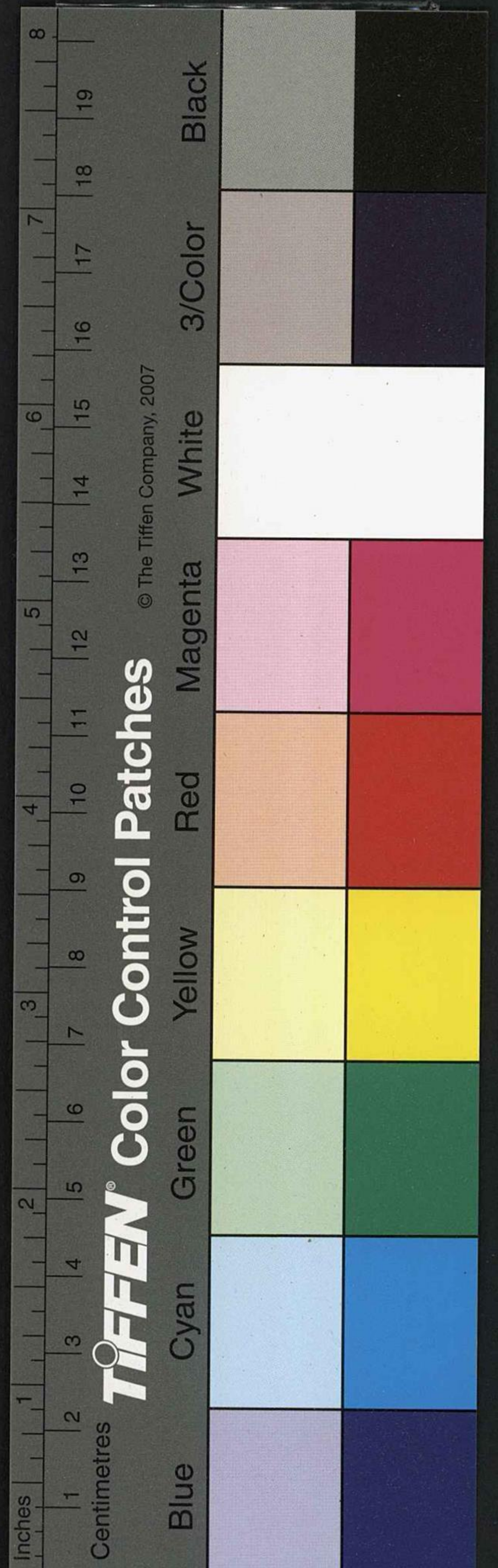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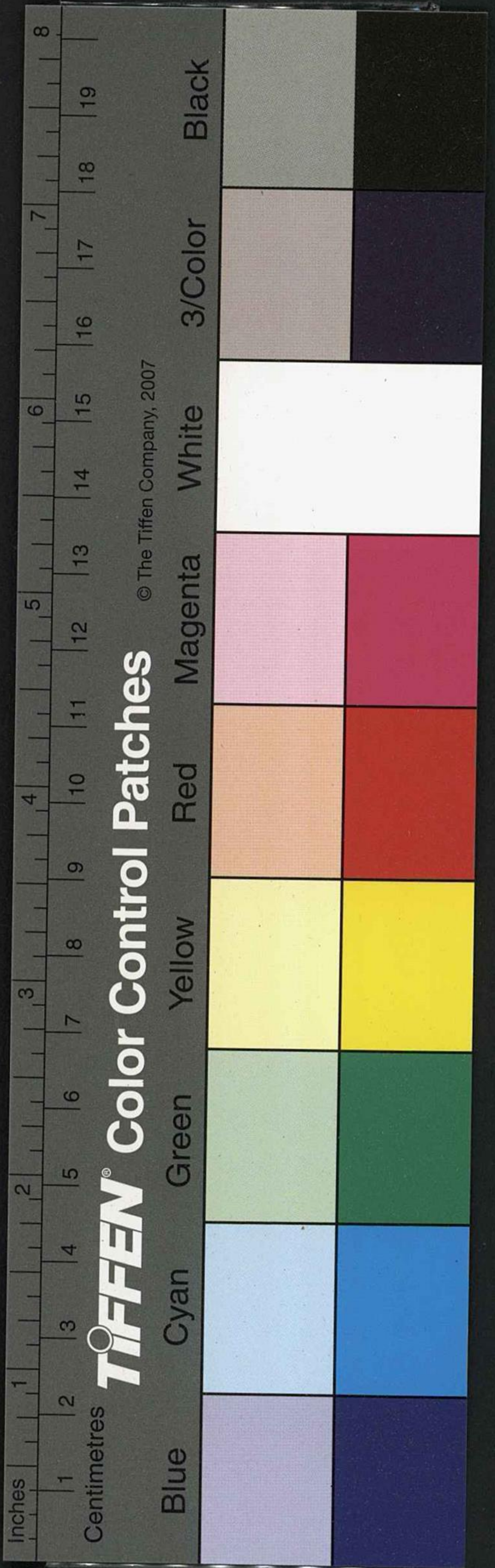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不可雕也 是刻畫不得
○子貢曰自視何敢望于回哉回也所聞者一而推測





子曰二字息而復起之前始若四句須一申說言行要切為學上方見敬字之意聖人非真始信今規頗有所故言於子改者止使其惕然悔悟也上節本責幸我而曰於子與何諫此節本無聽言信行之失而曰於子與改是其所以責之微之者深矣

而書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其心我素以勤奮篤志為言今也晝寢是能言而行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也言不逮矣故夫子復以行不掩言者微之曰始吾子人也以直道之風猶存聽其所言者如是則信其所行者亦如是蓋不敢以偽心待天下矣今吾於人也如言之不可盡信聽其言如是又必現其行何如蓋不敢以言相相顧者必天下矣吾果何心而改是哉亦于宰子晝寢之事而改始吾於人四此聽言信行之失也夫子言此以警之欲其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申根 申根魯人 史記作申 棠後漢王 政碑云有 羔羊之潔 無申棠之 愆亦以根 為棠則申 棠申根一 入耳

此章見剛德之難須重發未見句方得聖人激發天下意剛足以翼道流世風夫子未見一思所望甚大原不為辨剛而發有愆非剛則又就申根言耳剛主心体言或人只就氣質上論貌為剛而寔非剛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作不能看

子曰吾未見剛者也 剛者天德說兼質與孝或對曰或時人不申根或人未識剛也人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講夫子有感於剛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信德之難故歎曰人有剛德乃可任道今求其可命為剛者吾未之見也或人不知剛之義而對曰若申根者非剛乎夫子曰堅強不屈之謂剛而根固多慾人也多慾則易屈矣焉得為剛哉使根而得為剛則天下之剛者不少也吾何為有未見之思耶

此章見無我不易及上是人抑之抑之所以進之也註雖有仁知之別然勿入謂尤高子貢口中全要說得自然不可有類於怨夫子曰中亦要見不許其居自然之名意不欲亦欲相應猶云不要亦要切不可講人以不欲加我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是就今日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於人。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不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所以為蓋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曰我與人同此心亦同此欲我所不欲人之妄勉強此惟心純乎理者能之要非爾今日之所及也賜乎當知所勉矣。子貢曰欲夫子曰及身至之也若曰欲何容易試以身體之爾今日尚未及此也似抑而寔進之

此章見聖門施教有序全要摹出子貢悟後神情文音屬於夫子是本性道發出了子貢得聞性道亦是從文章得力但學者得聞不得聞耳上聞字兼見言下聞字是心領神會性道只一理此理在天末賦於物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資敏事到者有不可得而聞也聖門教不躐等如此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吾未見剛者也 吾日三省吾身。此章見剛德之難須重發未見句方得聖人激發天下意剛足以翼道流世風夫子未見一思所望甚大原不為辨剛而發有愆非剛則又就申根言耳剛主心体言或人只就氣質上論貌為剛而寔非剛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作不能看

性天性天不可聞豈是畫以不可聞亦姑徐而有俟也

四書補註備旨

中罕言有非其人不言非其侯不言兩義

子路全旨

此章形容子路急行之心三句一氣說下子路不怠

於聞而急於行此為已實

李處未之能行即在方聞

時見故註以及字替能字

孔文子

衛之執政

上卿也初

衛太叔疾

娶于宋子

朝其婦變

子朝出奔

文子使疾

出其妻而

以已之女

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

初妻之婦

置於墜而

子產全旨

如二妻然

雖其全體與安勉俱未可

攻之訪於

仲尼仲尼

曰胡簞之

事則嘗聞

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

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

鳥則擇木

木豈能擇

鳥文子遽

止之

子產

左傳從政

一而與人

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

禱之取我

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

看一久字

此章稱平仲之善交以維

友道亦是就其一節之長

短善交處但善字中有常

變順並各得其道意當重

上論卷一

子路有聞言善行說未之能行是見惟恐有聞恐是心中畏懼前所聞者既

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

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勇矣

則此心惕然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致致勉勉必力行其所

聞而後已也子路之勇子行如此惟是心也豈復有不行之謂乎

何以猶云何所取此

子自敏而好學敏是性質

是勤奮不恥下問是問下於已者

是謂之文也

謂之文就學問上見言子衛

大夫名國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論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

蓋亦人所難也孔得論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

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

疾弟遺室孔婦其為人如此而論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

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子貢疑文子之得論為文乃問曰論公論也文美稱也孔

非經天緯地之文也。信文子之為人似無足取者何以得論為文也夫子曰凡人

性敏者多不好學彼則性雖敏而不恃其敏悉心典故稱好學焉位高者多恥下問

彼則位雖高而負其位廣論僚吏不恥下問焉是其勤學好問正與論法有合者

所以得論為文也。文論法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

子之文豈濫美也哉。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患札文錫民爵位文

子謂之產有君子之道焉。請是私稱君子之道是合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物說恭如辭而見稱於子。其事上也。敬事上是事君敬如始事簡公克盡

羽為善必關於子皮是也。其事上也。敬事上是事君敬如始事簡公克盡

於外如補民田疇教民子弟是也。其事上也。敬事上是事君敬如始事簡公克盡

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

封油廬并有伍之卿。○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不知者三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子之道四焉是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者維向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敬以守為臣之分而盡職于簡公定公者可見已。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囑教子弟孰非愚所流乎。其使民也則有經制之義。凡別廬辨辨章。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服執非義所定乎。是四者皆君子之道也。子產有之。可謂鄭之良矣。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十二年為卿又歷仕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內息諸大夫之爭外事

大國以礼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伐而鄭能以弱為強

○子自是而善交。或外國刺大夫或草野賢士。久而敬之。久而敬之。久而敬之。

誠亦有不爭到。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權不挾貴。信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殆善與人交乎。蓋其與人交也非徒敬之於始也。惟交而敬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愈久而敬愈至此其所以為善交也。若平仲可以風矣。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子自是而善交。故以為名。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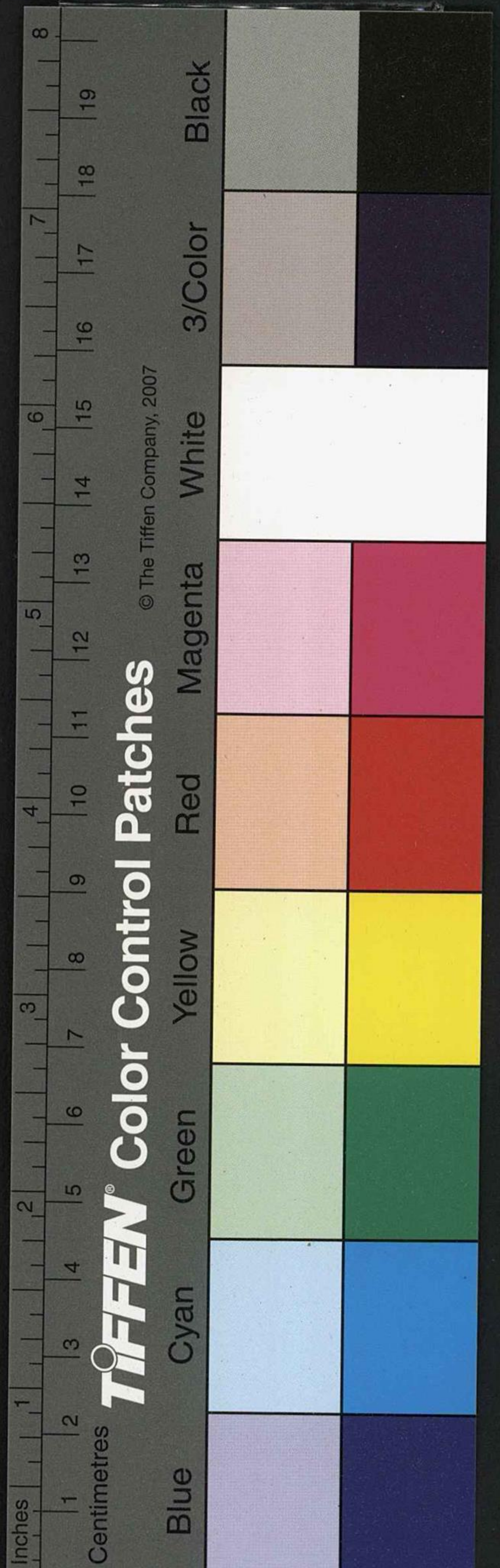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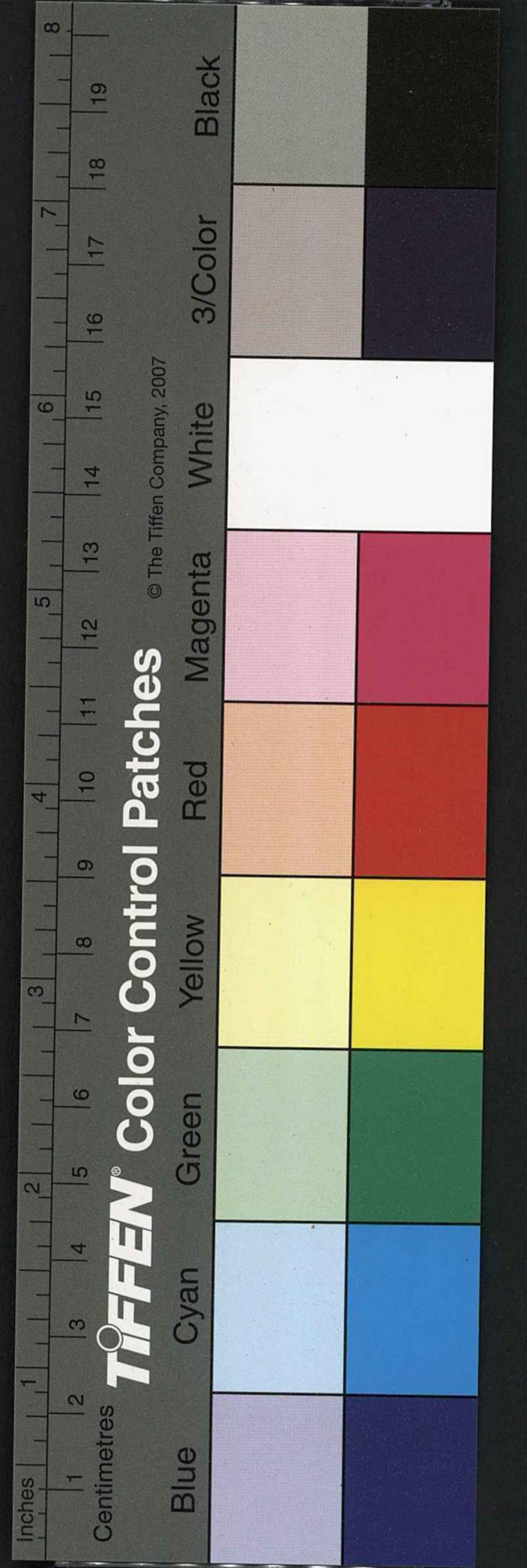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其行已也。





四言詩傳

藏文全旨

產吾其與 此章婉刺文仲之不智上
 之及三年 二句言其婚姻不是斷其
 又誦之曰 不得為知也重居蔡上不
 我有子弟 知正在居蔡上見之何如
 子產誨之 二字婉刺之詞朱子云山
 我有田疇 節藻稅想只是華飾不見
 子產殖之 節藻稅想只是華飾不見
 子產而死 得制度如何夫子只讓
 誰其嗣之 不智未便是僭大夫不藏
 晏平仲 龜禮家乃因此立說
 嬰字平仲 此章見仁之未易言子張
 桓子弱之 好為苟難其所述二子之
 子也不仲 事大都人情所難特在事
 下交齊處 迹上論故夫子與其行而
 士蘇晉上 不與其心蓋忠清皆一節
 交齊大夫 之美而仁則心德之全仁
 矣翰至老 者必忠必清而忠清則未
 不衰夫子 必仁也
 在齊與仲 必仁也
 交者八年 必仁也
 知之最深 必仁也
 藏文仲 必仁也

上論卷

主職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棋也藻水草名梳梁
 言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柱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
 不務名義而認讀鬼神如此妄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夫子又仲
 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信意曰所貴于
 知者務民義而遠鬼神也今文仲則置藏龜之室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
 以昭龜之潔其媚於鬼神如此則必惑於其所難知而蔽於其所當務吾不知何如
 其為文仲道聖人作為卜筮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文仲崇卜仲尼曰臧文
 之知也 蔡如此若禍福悉決之鬼神而已無所主何可言智附老仲下展禽廢
 六閉姜織蒲三不知也作虛
 器縱進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仁而疑其心忠之純者亦
 之孫也文 忠矣子文行雖高未知其
 氏餅不顯 皆出於心之無私也安能
 文仲嗣世 處以仁許之計喜怒哀形
 為大夫 但知位為君之位而無所
 貪戀物我無間但知政為
 君之政而無所加忌分明
 是箇忠字

子曰斯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之忠矣子張又疑曰其
 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心者仁也子文之制行雖忠然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私否也焉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得邊以仁許之乎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使收之楚人謂乳為製謂虎為於免故命之曰鬪殺於免按
 子支為令尹凡二十八年目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縮布之衣以朝雖喪以處求明
 而支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功不為祿勉管目蔽賢者不詳
 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才以用人博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念不遺他恤成王聞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文仲更伯 仁而疑其心忠之純者亦
 之孫也文 忠矣子文行雖高未知其
 氏餅不顯 皆出於心之無私也安能
 文仲嗣世 處以仁許之計喜怒哀形
 為大夫 但知位為君之位而無所
 貪戀物我無間但知政為
 君之政而無所加忌分明
 是箇忠字

子曰斯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之忠矣子張又疑曰其
 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心者仁也子文之制行雖忠然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私否也焉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得邊以仁許之乎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使收之楚人謂乳為製謂虎為於免故命之曰鬪殺於免按
 子支為令尹凡二十八年目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縮布之衣以朝雖喪以處求明
 而支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功不為祿勉管目蔽賢者不詳
 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才以用人博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念不遺他恤成王聞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崔子 清矣以上論齊臣之行
 而許其清下是究齊臣之
 仁而疑其心清之純者亦
 適子季子 是仁勉而清則非仁人之
 食采於崔 清矣文子行雖高未知其
 因以邑為 皆出於心之無私也安能
 遺以仁許之前一違之是
 捐富貴而不辭後兩違之
 是值屢遷而不悔兩未如
 於子文是未知其心之純
 難於文子是未知其心之
 安勉大抵行事之美者不

子曰斯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之忠矣子張又疑曰其
 得謂之仁矣乎夫子曰當理而無私心者仁也子文之制行雖忠然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私否也焉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得邊以仁許之乎 附者之傳初若娶於却生鬪伯比若娶於其母畜於却至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使收之楚人謂乳為製謂虎為於免故命之曰鬪殺於免按
 子支為令尹凡二十八年目殺其家以紓楚國之難縮布之衣以朝雖喪以處求明
 而支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為爵功不為祿勉管目蔽賢者不詳
 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才以用人博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念不遺他恤成王聞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子支之朝不謀夕每朝設脯一束楨一篚以羞子 尊子齊君 欲是下殺上出於

文仲更伯 仁而疑其心忠之純者亦
 之孫也文 忠矣子文行雖高未知其
 氏餅不顯 皆出於心之無私也安能
 文仲嗣世 處以仁許之計喜怒哀形
 為大夫 但知位為君之位而無所
 貪戀物我無間但知政為
 君之政而無所加忌分明
 是箇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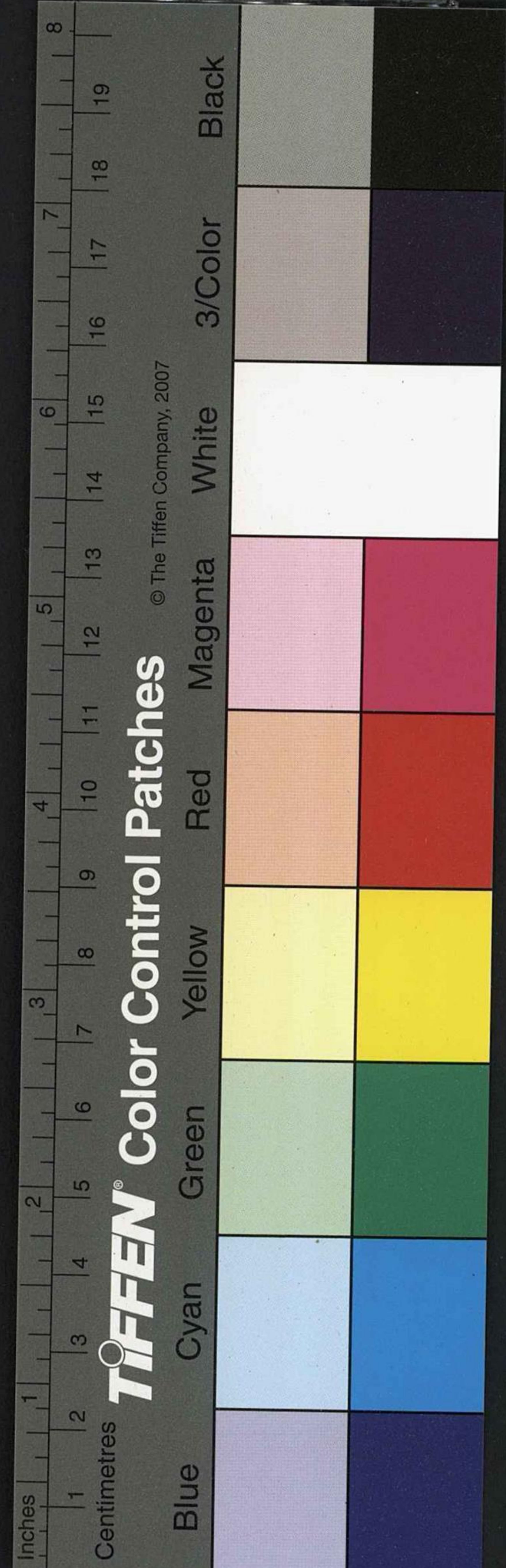
好節取而心術之微者則
宜深察也金仁山曰四馬
共駕一車因以四正為乘
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旬
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旬
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季文全信

此章因文子而立善思之
善思之良指應事說蓋文
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
已夫子只要人計是非不
計利害故再思可矣朱子
謂思有未得者須着子細
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
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
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
不當者矣註窮理是思以
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尚武全信

此章承前章之節而論
其思所以立人臣之則也
有道無道俱就武子仕衛
公室者也

時言之非必君明臣良而
後為有道只國家無事安
常處順便是無道即喪國
夫君強敵在外大疑在內
時也所謂智愚原就俗論
看出借智形愚借巧及形
不可及愚對智巧趨避者
言非真愚可比朱子曰愚
非愚魯之愚但是有才不
自暴露規衛侯為晉文公
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
者所能為故文公以為忠
而免之

武子之功
失國皆衛
再出而不
氏成公
武公生季
武食采於
衛以邑為
再出而不
氏成公
武公生季
武食采於
衛以邑為



此章見夫子傳道之心歸與向且虛下正發思歸意

子在全旨

道雖是夫子未後一著其是振雷而回意蓋傳道亦非小可事業也章字寸

伯夷全旨

此章見夷齊有各人之量

公使殺之且不發命奉叔武以人守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於死僕成公先期入齊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孫獻大華中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子在陳曰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

斐然成章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

子自伯夷

言為夷齊所惡者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子自伯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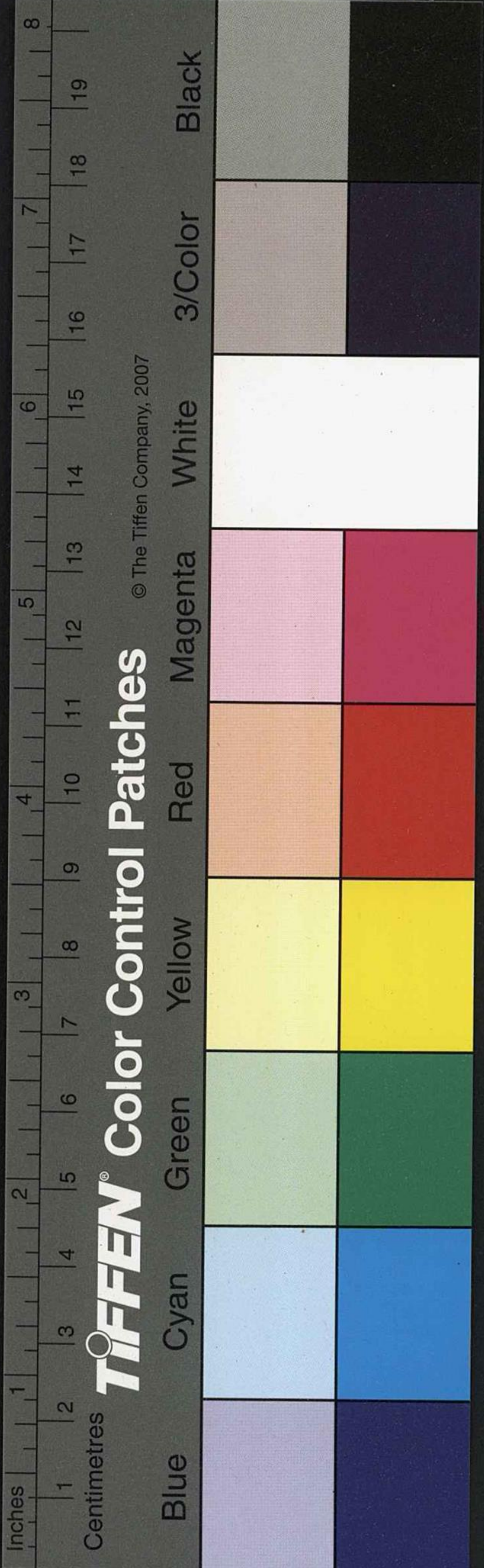
言為夷齊所惡者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子自伯夷

言為夷齊所惡者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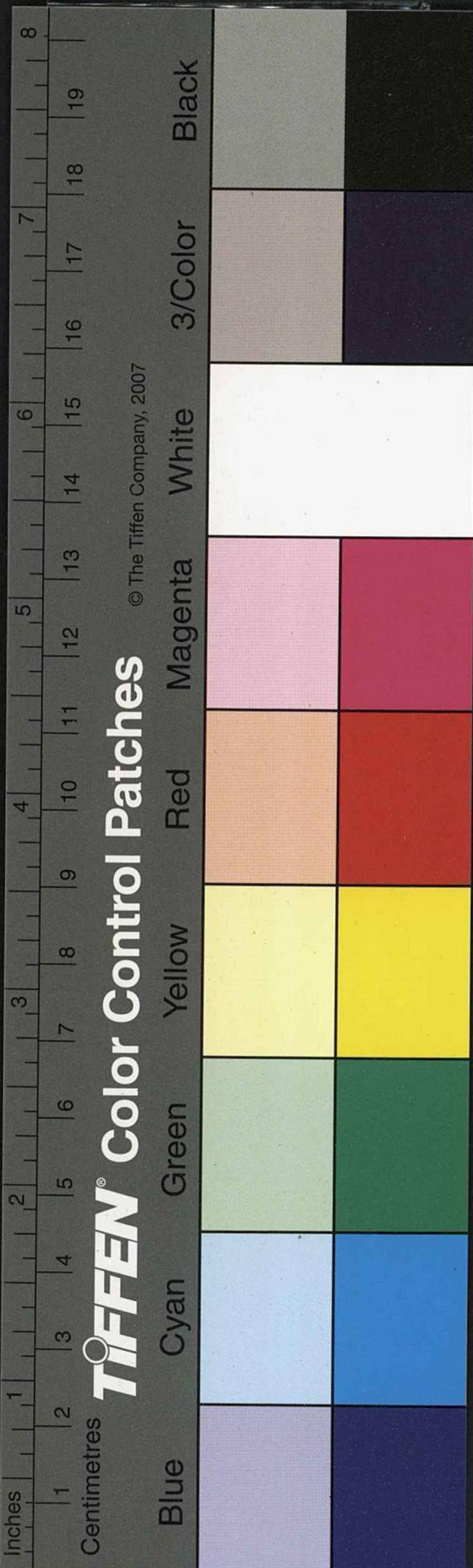
子自伯夷

言為夷齊所惡者皆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匹書碑傳信

所以衛生 上是工於媚人者下是陽
藥品中用 為厚入者皆非本心之直
之所以然 道故以恥字激發他巧令
病周禮禮 足恭不必論到乞憐即一
人掌供五 言一貌都非本態匿怨友
齊七菹 人不必論到報復即一交
左邱明 一按都非本情左丘明恥
朱子曰在 固見三代直道之遺丘亦
即是自有 恥亦存人心不死之意但
此姓名明 舉世不知恥而獨兩人恥
自是一人 之其慨世者深矣

上論卷一

亦恥是自附於丘明意之
字指巧言令色足恭者
之字指聖人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其於穿
之友入者言言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
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去不直之戒以示人曰人貴立心以直苟好其言
察乎此而心以直也言善其色而又過於恭敬斯人也或自以為善於周旋矣
賢即左丘明善恥之而不為若丘也心丘明之心亦恥之焉蓋恥其立心之邪媚也
又或中墮其怨而外友其人斯人也方自以為為巧於報施矣賢如左丘明嘗恥之而
不為若丘也志丘明之志亦恥之焉蓋恥其設心之好險也
夫子此言非徒欲自附於賢人又以賢者立心當直也

傳春秋者

顏淵章旨

乃左氏耳 此章總見聖賢之志公而
是無則斷 不私而小大各隨其量子
人皆如此 路志在公物顏淵志在公

顏淵章旨

○顏淵章旨

○子路曰願焉

願如此車馬是 願如衣履之也衣履及所乘
乘以代勞者 願如衣履之也衣履及所乘
輕信破壞也信也 願如衣履之也衣履及所乘
願之心焉子路其 願如衣履之也衣履及所乘
志於公物者乎 願如衣履之也衣履及所乘
○顏淵曰願無伐善 兩無字皆作不字言其克己之功十人
○子路曰願無伐善 兩無字皆作不字言其克己之功十人
○子路曰願無伐善 兩無字皆作不字言其克己之功十人

其所作

願重節旨

上三句是不私所有下一

句是不惜所有蓋志在不
吝也舉一重裝而所談者
自廣子路是從義理上來

○子路曰願焉 是事而志
論用世之志不同 言何

願無節旨
上句是不矜其能下句是
不誇其功蓋志在不矜也

○子路曰願焉 是事而志
論用世之志不同 言何

願無節旨
首句是賢者欲聞聖人之
志下是聖人示以已志之
真老者朋友少者已該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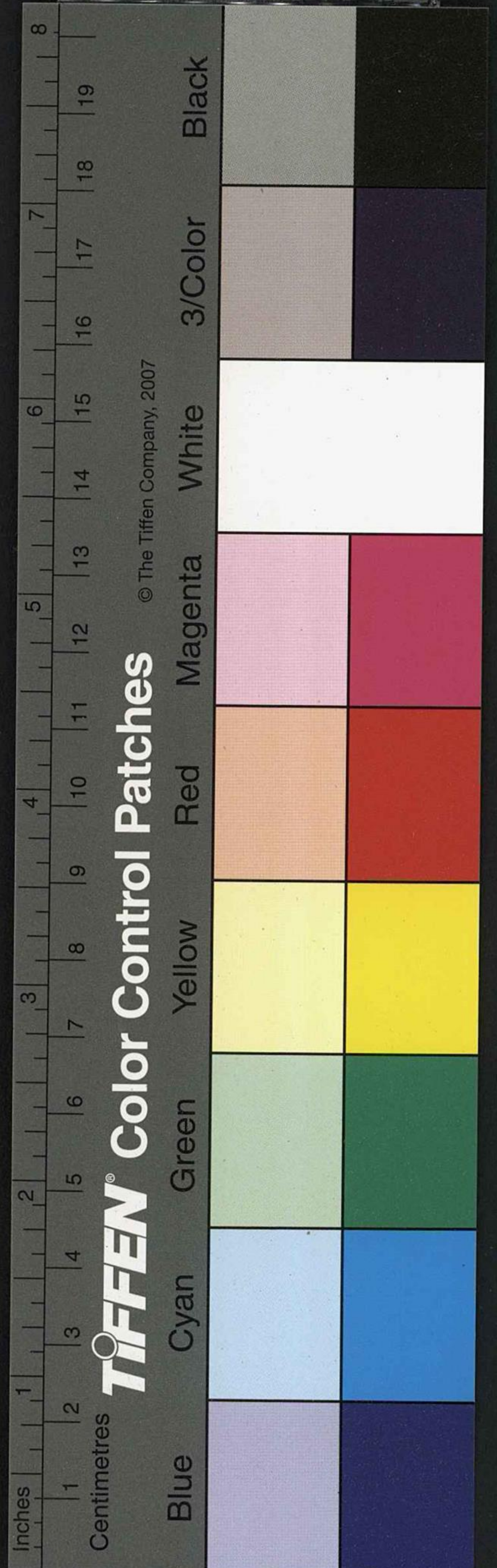
○子路曰願焉 是事而志
論用世之志不同 言何

願無節旨
而適予以安應信懷而適
予以信懷不必乘叔履位
始行其志也可一國亦可

○子路曰願焉 是事而志
論用世之志不同 言何

願無節旨
已矣全旨
此章天子做人以政遺意
語氣一串說下能字直貫

○子路曰願焉 是事而志
論用世之志不同 言何



四書補註備旨

上論卷一

到底內自訟三字不可於
過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
能勝已正在一念獨知中
默默自告也既說已矣乎
又說未見終不欲絕望意
十室全旨

此章大子借已以勉人見
美質不可恃學問當自勉
也情神全在如不知三字
見原來無不同所不同者
學力耳十室之邑要活看
忠信只是表裏如一底好
資質與他處訓忠信不同
乃為孝之根器好學正所
以擴其量也

如丘之好學也
不如是不似兼自時自與到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
他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孝之至則可以聞天子勉人好孝曰天下之道以質而
為聖人不孝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信進以孝而成如徒論其實則十室之
小邑其中必有忠厚信是生質之美如丘者焉但人多自恃其質而不知丘之好學
孝以充其質也此可見美質易得如丘者不足貴至道難聞不如丘者亦可嘆也家
察實而曰好學要根忠信來

子百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此章孔子自謂不
如丘之好學也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論卷三

雍也章旨

此章以簡字提綱敬正簡
之法幸處首節是夫子歎
與雍之簡次節因其証簡
而僅與之末一節因其辨
人君聽治簡而深然之要見始而與
之位必既雍南面者以其本敬為簡
天地陰陽終而然雍論簡者亦以其
之向背簡簡根於敬也
簡明也 雍也節旨
子桑伯 註簡字意勿着相凡疏民
有與南面度是簡度
仲弓節旨
仲弓曰知天子許已在簡又疑伯子之簡與邑異故問子桑伯子之為人何如夫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稱仲弓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嶺南鄧林退菴先生著

嶺南 燭生編次

寶善堂交冊洲先生重校

清後學核定基元增訂

子百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全在實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稱仲弓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仲弓問子桑伯子
仲弓曰知天子許已在簡又疑伯子之簡與邑異故問子桑伯子之為人何如夫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子曰可也簡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子曰可也簡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子曰可也簡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子曰可也簡
謂其可居 簡字答之曰天下多一事不若自一事可也其伯子之簡乎是以其簡為簡可非

到底內自訟三字不可於
過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
能勝已正在一念獨知中
默默自告也既說已矣乎
又說未見終不欲絕望意
十室全旨

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
恐終不得見而嘆之其警者深矣
人而異其得見矣今其已矣乎吾終未見能自見其過而心內自告實
者也蓋人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力能改過矣之何吾終不得見也

如丘之好學也 不如是不似兼自時自與到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
如丘之好學也 意好學如好古敏求皆是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
他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至之至則可以聞夫子勉人好學曰天下之道以質而
為聖人不多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信進以率而成如徒論其實則十室之
小邑其中必有忠厚信是生質之美如丘者焉但人多自恃其質而不知丘之好學
忠信只是表裏如一底好學以充其質也此可見美質易得如丘者不足貴至道難聞不如丘者亦可嘆也豈
資質與他處訓忠信不同察實而曰好學實與好學正所
乃為孝之根器好學正所
以擴其量也

新訂四書補註精義論卷之三

南齊 林暹椿先生著
寶象齋交冊洲先重校
雍也章旨

南齊 熒 焜耀生編次
雍也章旨

此章以簡字提綱敬正簡
之注幸處首節是夫子歎
與雍之簡次節因其証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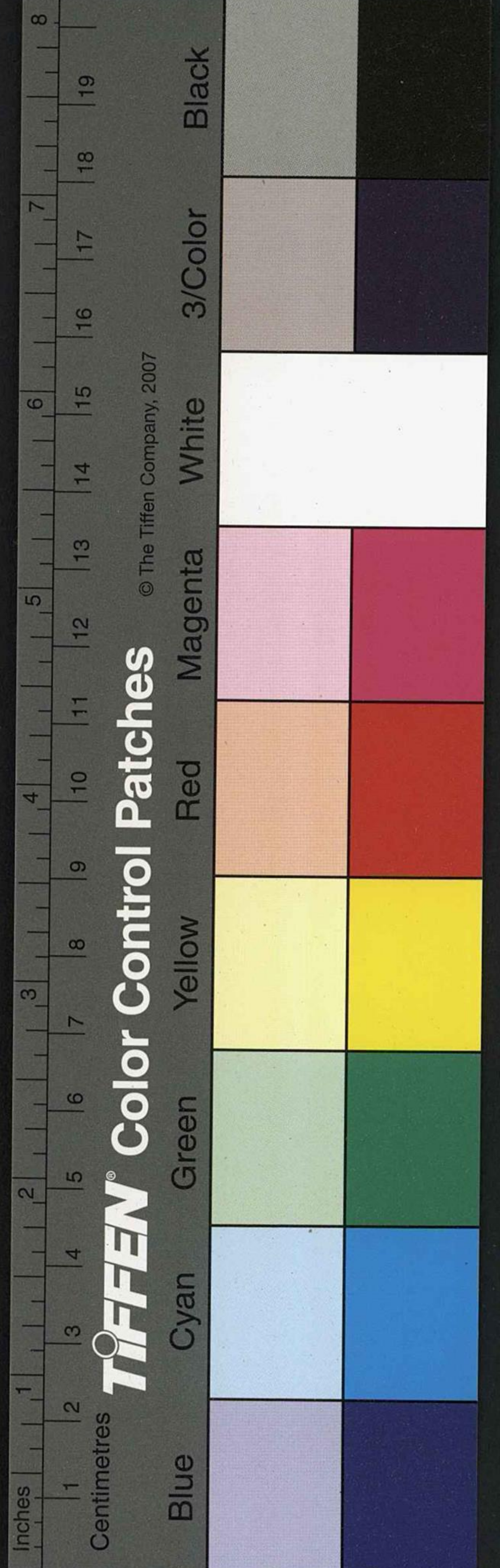
○子自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全在實至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
○子自可也 欲証已之簡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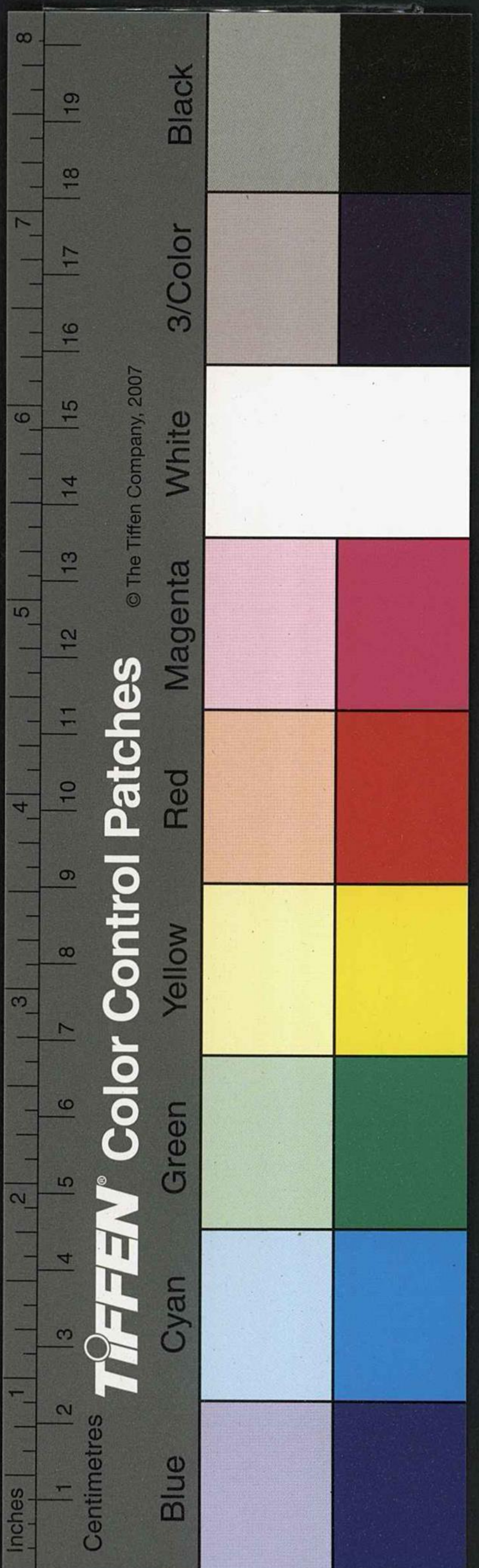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
而僅與之末一節因其証簡
簡而深然之要見始而與
雍南面者以其本敬為簡
天地陰陽終而然雍論簡者亦以其
之向背簡簡根於敬也
簡明也

○仲弓曰知天子許已在簡又疑伯子之簡與已異故問子桑伯子之為人何如夫
謂其可居 謂其可居 謂其可居

雍也章旨
此章以簡字提綱敬正簡
之注幸處首節是夫子歎
與雍之簡次節因其証簡

○子自可也 欲証已之簡何如也





四書章句

孟子卷一

居敬節

此許其論簡之善宜兼承居敬居簡兩說
哀公全旨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甚好學士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下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料者未怒之切當空衡乎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有過之時

雍之節首

此許其論簡之善宜兼承居敬居簡兩說

哀公全旨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甚好學士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下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料者未怒之切當空衡乎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有過之時

論卷二

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聞仲弓未喻夫子之意乃疑而辨曰簡一也頭其六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言所以居之者何如耳人能自處以敬則心有主而自治嚴由是行簡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其簡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則心無主而自治疏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雍蓋不能無疑矣

子自獲言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甚好學士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下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料者未怒之切當空衡乎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有過之時

哀公問弟子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甚好學士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下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料者未怒之切當空衡乎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有過之時

瑕與真逃既覺之後恨殊

此章表顏子之心學甚好學士夫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下遷不貳是好學的符驗怒與過要看得細怒指天理人情所必有者過指幾微毫髮所未料者未怒之切當空衡乎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有過之時

子華篇旨

此章見聖人用財之義與辭皆有義在求之與為傷惠思之辭為矯廉故天子各以義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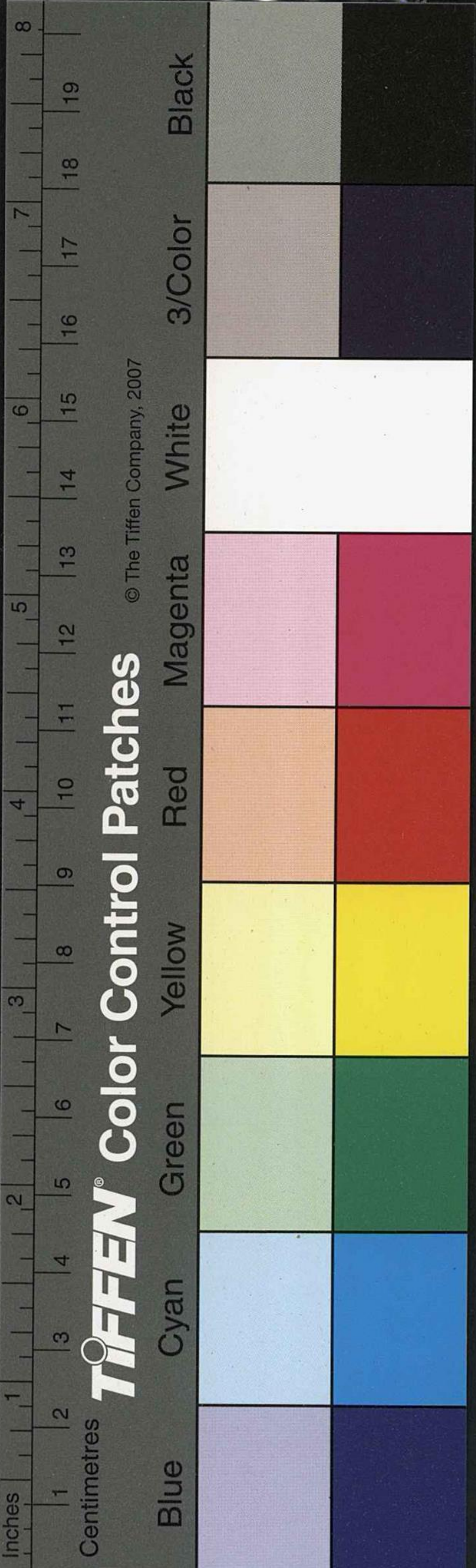
子華節首

左傳齊景公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四量豆區子必早與之待請而與止金鐘四升於金原已隱示以不當與為臣各自兵求不情而直與以五秉

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

此章見聖人用財之義與辭皆有義在求之與為傷惠思之辭為矯廉故天子各以義裁之



匹馬詩備旨

其四以登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順於釜釜十之間意也

赤之節旨

區十六升 乘肥二句就其富於身知盆六斗四 其無缺於親不須與粟章

升也禮記 自見問之正聞古人之義

十斗曰斛 周禮輕重以重不輕當周

十六斗曰 字繼字有味此句正裁求

庚十庚曰 適與之非

乘五乘凡 原思節旨

八十斛 上一句記節祿之富與下

原思 是託原思之過辭提為宰

原思居魯 二字便見義所當受

遂居魯 母以節旨

匡坐而 母字當重讀是正意以與

歌正冠則 句是餘意只鄉里鄉黨

繩絕振襟 過為辭祿者通一說以見

則財現納 然不可辭耳不重屈看恩

履則踵决 上

管曰貧也 非病也

此章見賢者不係於世類

論卷二

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聞子華為夫子出使於齊此弟子義不容辭者也其發冉子庚十六斗乘十六斛 言為其母請粟於夫子夫子曰吾與之六斗四升之釜蓋以

示不當與也冉子又為之請蓋夫子曰吾與之十六斗之庚蓋以示不

當益也冉子不悟乃自與之粟五乘焉不已過乎適則傷惠而非義也 子自之

適齊也 適是 乘肥馬 是富之見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困夫子聞而非之曰

齊窮迫不繼言是不當繼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言赤之為我適齊也

餘之人總見不當繼子華意言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言赤之為我適齊也

所乘者則肥壯之馬所衣者則輕暖之裘其家之富如此彼其母豈不足於粟而顯

待求之周哉言聞之也君子用財周人之急不繼人之富今求為赤請粟而文與之

以五乘是繼富也非周急也 原思為宰 為之宰是孔子為魯

亦異乎君子用財之義哉 原思為宰 為之宰是孔子為魯

與之指原思九字是辭其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孔子為

百是宰祿常數傷多意 言為宰榮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言魯司寇

時原思為屬邑之宰天子與以常祿之乘九百乃義所 子自毋 是禁他

當得者原思以其多而辭之是辭之過而傷廉非義也 子自毋 勿 以與爾

里鄉黨 由是分賜意 言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益

鄰里鄉黨者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

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

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

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周禮五家

雖為仲弓而發却無一字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 禮夫子止之曰祿以養廉爾毋辭焉如其有餘則鄰里鄉黨

為什使之 着仲弓只在牛上說方 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之貧者所當周也惟以與之不亦可乎是則夫子非於

相保五比 得聖人渾然自氣正意源 赤而厚乎思也呼受取與惟禮義之當否耳彼冉子之多與以為

為問使之 子赴繳處補之見人情愛 惠原思之辭祿以為廉皆察情之未精也此夫子所以裁之也與

相受四聞 情之外自有特鑑非移意 原思之辭可以警世之貪黷者

為發使之 所得而責賤之也若顯言 但非義之大中其故聖人裁之

相非其族 仲弓則是欲彰其子之賢 但非義之大中其故聖人裁之

為舉使之 適揚其父之惡非厚道矣 但非義之大中其故聖人裁之

相救其黨 何也全旨

為州使之 此章固極美回亦不可大 也仲弓父賤而行惠故夫子以此警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

相調 賤諸子自有造就之意三 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

相調 月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 為父而有萬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明矣 謂夫子私論仲弓曰雜又之稔牛固不

檀弓云夏 以言其勤在上說二 為父而有萬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明矣 謂夫子私論仲弓曰雜又之稔牛固不

后氏尚黑 句亦不可不對心不匪仁 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善則可謂孝矣 言可為犧牲之用矣然其所生之子其

姓用玄殿 工即心即仁安得有違以 色則駢而赤之合當代之尚且角周而正也中犧牲之選入雖以其出于稔牛而欲

人尚白性 心求仁不能遠道直取故 勿用之以祭然山川之神所享者在此駢且角也其首舍諸乎夫子言此以警仲弓

用白周人 曰至三月不違非謂三月 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豈可 以稔牛警其父以其子之駢角警仲弓之賢用舍

尚亦牲用 後必違也只是此心常存 以其父賤行忠而廢之哉 不皆執人言而曰山川其舍諸言祭山川所必用也

駢王制云 雖有鬣鬣斷前下便覺 祭天地之 就能接續其餘該再則俱

牛角鬣鬣 在內至空亦是到此仁境 城日月至見不如到三月言其久在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曰

宗廟之牛 地但與回爭個能久不能 回之三月不違 言月至焉言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道其誠而不能久也

可謂至也 言月至焉言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道其誠而不能久也



四書章句

角據實錄久而已矣三字有無限之牛角尺策勵意

春秋云賤 季康舍言

厚食郊牛 此章見三子各抱從政之

政句方說到應用上康子

看政大於才也與三子

猶恐有未可意夫子看得

才大於政何有一字是結

然有餘之詞亦感康子以

器使之道也此舉違非

全且實真秀從學中來

本氏全言

此章見則子不仕權門意

費強則魯弱夫子方欲墜

之國子不欲弱公室而強

私取取証使辭之通節俱

是夾詞但有德之言自爾

温婉耳善為一句是辭今

日之召如有一句是預却

後來之召善其辭解彼之

俗實達我之意止彼之召

平康子未知所以用之也

伯牛全言

之祿以禮

行善者此章見夫子師弟之情

子適其孝亦能達天人之際不八其

上論卷一

程子曰三月天道不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移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聞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實體夫子稱回以勵諸子曰仁

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言人心也人惟以私欲問其

心則違矣惟回也克復功主而天理常存其心至于三月之久初不累于私欲而違

仁焉其每言子非不用力于仁也而出入于理欲之間或曰之內一至於仁焉不能

無間斷也或曰之內一至於仁焉不能無間斷也或曰之內一至於仁焉不能

能無止息也豈能如何之久於仁哉不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

季康問仲由使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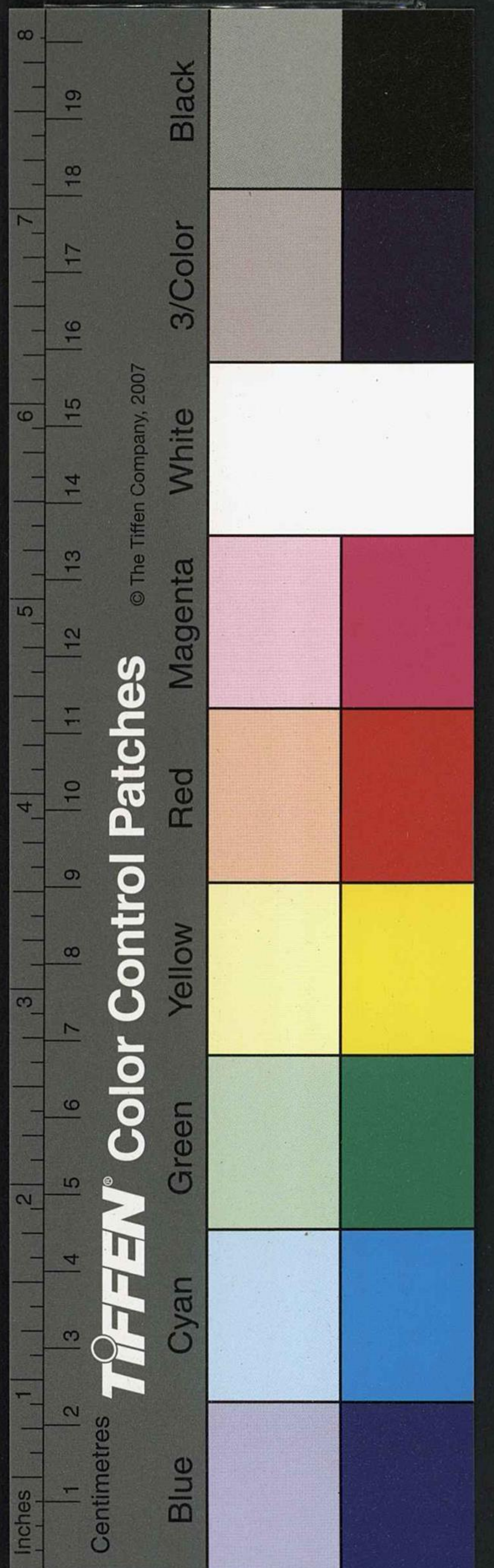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子曰也果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果從政也與

閱子善便是在汶上即高蹈遊引

閱子善便是在汶上即高蹈遊引



費賜亦友改亦是天子微窺其心回

為私邑寒不自知也筆飄飄甚不過
七年本極言其貧以見顏子之安
宿城費後貧自得其要看得活顏子
南則以費從博之約禮後此心與理
坂公山弗為一方是顏子真樂
擾亦為費
冉求全言

此章見學貴自強而得
人應會中求意求陽借力不足
尼命申句之各以陰謀其不悅之實
須樂頌伐開口非不悅三字只要各
之逐隨費
天子前解脫個不悅已明
是畫了夫子說出中道而
廢一種人是形容力不足
的模樣以破求之畫令他
無處藏身不可認樂慎書
二字正相反求之畫而不
進出於悅之不深也
女為室言

此章進子夏以真儒之學
從儒字分別君子小人全
在用心上女為無為呼應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

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大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淵伯牛不幸有疾夫子以師弟至情而往問之時伯
閑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言平遷於南牖下使夫子得以南面視之蓋以君禮
尊其命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曰疾勢至此其亡必矣是誠天
之所命矣夫吾不意德行若斯人而有斯疾也吾不意德行若斯人而有斯疾也君
子於此亦安於適然之數歸諸
未定之天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子自賢哉也賢者有一簞食其言其一瓢飲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今其其憂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賢哉也此句承上心過自樂也簞竹器食飲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樂賢哉也來有次美不已言泰然不以貧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也以此深
數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其樂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
夫子稱其賢矣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餘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其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接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能不能而竭其才則盡夫子稱顏子之賢曰賢哉回也彼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
庶乎有以得之矣 言回所食者止一簞而已所飲者止一瓢而已所居者在於陋
而己其居食之貧他人處此誠不勝其憂戚者回則處之泰然不以是改其自得
之樂斯則得道而忘物非識之高而養之粹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賢哉回也豈人之

其器當一直讀下勿平同
一徑而用心真為不同一
及哉
彼一此則其界出此入彼
嚴其端是而非非而是
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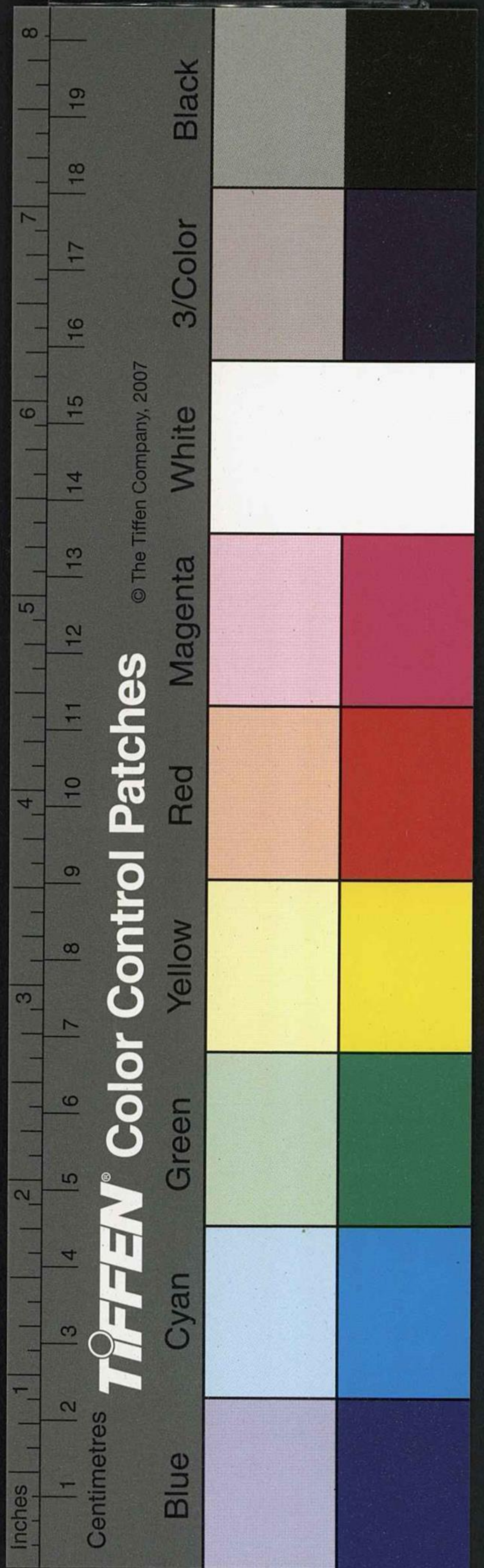
此章見率貴得人女得人
一問豈然有激揚風俗意
人非流俗之人得非耳目
之得必有時達之契在子
游答處要得他進訪名賢
一段光景自不田徑足於
風塵奔走之外得其端方
曰非公事不至是於勢利
權附之外得其恬退豈非
叔季之僅有者哉則此二
事而滅明廢正守節之大
概可知公事乃是禮事貞
武城在秦
士皆重邑宰之室為行禮
出而今充
而來也公事則至亦見不
州庭嘉祥
忘情於君民處
孟之全有

冉求非學之道說誠心言是企
道中道即小途
今求進意
言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
此章見率貴得人女得人
一問豈然有激揚風俗意
人非流俗之人得非耳目
之得必有時達之契在子
游答處要得他進訪名賢
一段光景自不田徑足於
風塵奔走之外得其端方
曰非公事不至是於勢利
權附之外得其恬退豈非
叔季之僅有者哉則此二
事而滅明廢正守節之大
概可知公事乃是禮事貞
武城在秦
士皆重邑宰之室為行禮
出而今充
而來也公事則至亦見不
州庭嘉祥
忘情於君民處
孟之全有

子謂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子自賢哉也賢者有一簞食其言其一瓢飲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今其其憂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賢哉也此句承上心過自樂也簞竹器食飲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樂賢哉也來有次美不已言泰然不以貧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也以此深
數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其樂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
夫子稱其賢矣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餘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其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接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能不能而竭其才則盡夫子稱顏子之賢曰賢哉回也彼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
庶乎有以得之矣 言回所食者止一簞而已所飲者止一瓢而已所居者在於陋
而己其居食之貧他人處此誠不勝其憂戚者回則處之泰然不以是改其自得
之樂斯則得道而忘物非識之高而養之粹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賢哉回也豈人之

子謂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子自賢哉也賢者有一簞食其言其一瓢飲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今其其憂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賢哉也此句承上心過自樂也簞竹器食飲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樂賢哉也來有次美不已言泰然不以貧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也以此深
數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其樂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
夫子稱其賢矣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餘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其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接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能不能而竭其才則盡夫子稱顏子之賢曰賢哉回也彼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
庶乎有以得之矣 言回所食者止一簞而已所飲者止一瓢而已所居者在於陋
而己其居食之貧他人處此誠不勝其憂戚者回則處之泰然不以是改其自得
之樂斯則得道而忘物非識之高而養之粹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賢哉回也豈人之

子謂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子自賢哉也賢者有一簞食其言其一瓢飲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今其其憂人指常人不堪是不勝其言其自處甚陋其言其室可知
賢哉也此句承上心過自樂也簞竹器食飲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
樂賢哉也來有次美不已言泰然不以貧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也以此深
數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其樂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
夫子稱其賢矣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餘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其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接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
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能不能而竭其才則盡夫子稱顏子之賢曰賢哉回也彼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
庶乎有以得之矣 言回所食者止一簞而已所飲者止一瓢而已所居者在於陋
而己其居食之貧他人處此誠不勝其憂戚者回則處之泰然不以是改其自得
之樂斯則得道而忘物非識之高而養之粹者不足以與於此矣賢哉回也豈人之



此章蓋之反以為居功

明者訓也首句是目下乃其

濼臺城明不伐之舉反之殿正敢於

武城人狀後者乃歸於馬之故不

事孔子孔將六門三字九道於此不

子以為則伐則真不伐矣蓋諱孟之

海既受業反分明以重真主為辱

退而修行不取以威後為功諱請不

名施平諸代要本他真心來說

侯孔子問不有全言

之曰吾以此意重慎時尚之非為必

貌取人夫來向俗者恨非為不能狗

之子羽你若情也而有字俱跟一

孟之反不字來後與孟對孟與德

孟之反孟對今之所取正古之所棄

氏族也朱必如是而可免則世道衰

子曰進子微可知誰能全言

所謂孟子此音怪嘆人之難通誰能

氏儒謙阿貴四字緊相四應一氣

下之風而謗方得怪嘆意道字不得

人字行不由徑不由是

非筆畫其於優室也室是武城管下邑濼臺姓

之小而健者公事如飲射禮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

非公事不見區率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到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

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誠則者誠其一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為迂不至其至人必以為為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

謂特身以滅明為法則無節度之章○子游為武城之邑至天子至其邑而問之曰

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節度之章○言及室武城濼臺得賢而問之相交接焉爾乎

子游對曰偃之所得有濼臺滅明者其為人也行必以大道而小徑有所不由進見

必以公事若非公事未嘗至其偃之室也由此推之則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見

兵偃之得道也○言及室武城濼臺得賢而問之相交接焉爾乎

者斯人曰○言及室武城濼臺得賢而問之相交接焉爾乎

二曰谷三曰主皮四曰和谷五曰以舞州長春快以和會民皆行鄉射禮禮法則州

長於正月之吉樂正於四時孟月吉月族師於月吉聞有於既此自行禮法則

○子曰愛反不伐是

是反非反後也見其非功馬進也進是前馬不進者到孟之反魯大夫名則胡氏曰

自言非反後也見其非功馬進也進是前馬不進者到孟之反魯大夫名則胡氏曰

也伐功也奔敗走也軍後自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敗故以此言

自誇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胡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曰消天理

曰明而凡可以裕已誇人者皆無道矣然不知學問夫子稱之反意曰有功非准

慢之者也

說性命精微只在日用處

行上指點若是以戶喻道

本旨所行總不合理便是

黃由道也

質廢至首

此意論文為之義而動其

中彬彬兩形字對照若

神示神福字與野字相形然

祥求亦與與兩則字應作三

有功而不伐也當齊人伐我

北鄙百師既濟而蒞師注泗水皆望風而奔於澗反居

後而殿之功何偉也顏芳入國門之時正眾人屬目之地乃策其所乘之馬曰我師

敗諸人皆爭先非我之敢於後殿也得以馬行不進而

不得不得後耳夫有功而自掩其功如此非不伐而何

○我及清孟諸子視師右

師冉求師左師與齊師賦於外左師入齊軍技中首八十右師盡齊人

從之陳瑾陳莊涉泗孟之剛後入以為毀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子曰有視徒傳不有字

有視徒傳不有字

子曰誰出不由

誰是何人兼智愚皆不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子曰誰出不由

誰是何人兼智愚皆不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子曰誰出不由

誰是何人兼智愚皆不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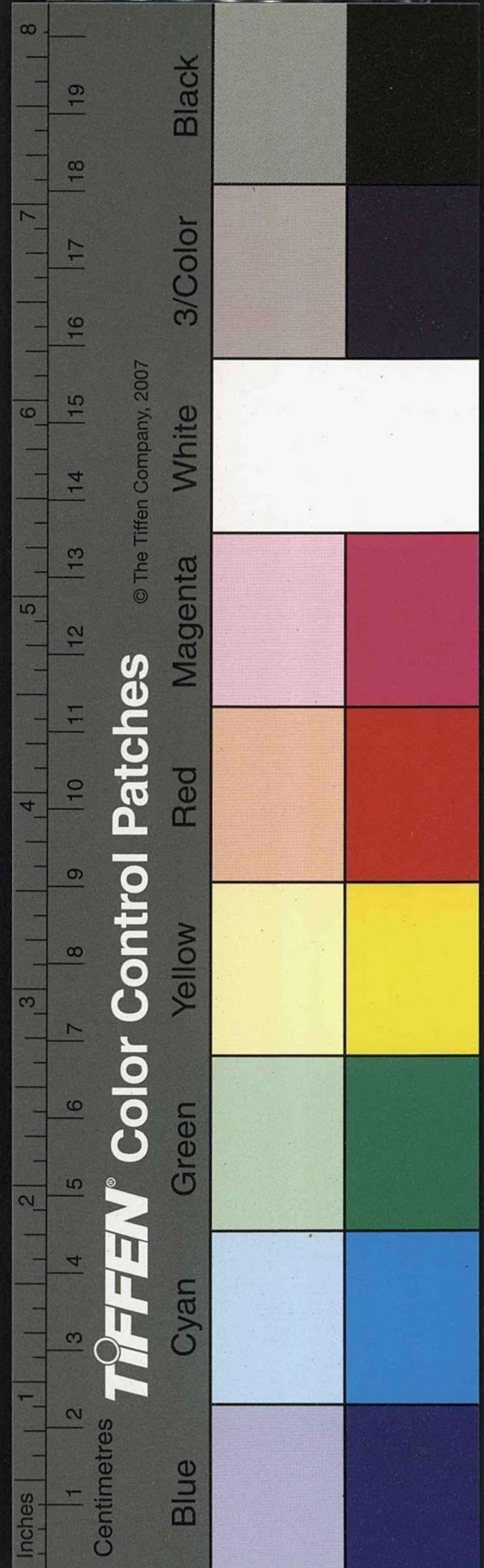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何莫是怪嘆詞道到



吉之兩可謂見不必他
求意云難字即就為仁
上說益去私存理工夫最
難

知者至首

此章穆和仁之蘊見有不
同知仁是兩種人心之虛
湛為知心之純一為一真
水樂山不是壽山水而樂
之只是就其性之所近而
想見其情耳動是不膠靜
是不擾知者雖言靜時其
靜只自動仁者雖有動時
其動只自靜註靜字是靜
段之體非靜用之動動者
自來不取必於遇而取必
於心靜首自善不取必於
數而取必於理

齊一全首

此章望齊為以更改首以
進字為主夫于有志先王
之道故深望於齊魯之政

者見難而後獲者作人字看先作急字看後
可謂矣此即上支仁者之心而斷
之謂其純而無私欲之累
也均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
言事也先有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冥運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做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
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不知不憚
所難獲運問何如斯可謂知夫子告之曰知者之專明乎理而已再力於民義以
為信盡人道之所宜至鬼神不可知者亦惟敬而遠之未嘗有所詔焉是知斯當
知而不惑於不可知所謂知矣焚遲又問何如斯可謂仁夫子告之曰仁者之心純
於理而已惟專事其功之所難而急急以圖之至於獲之不可期者亦後之而已而
一無所計較焉是人心純乎理而不雜於私意可謂仁矣兩註兩者字是專現成指示
進能觀於知而履其事觀于仁而存其心仁知可得矣矣恭謹詳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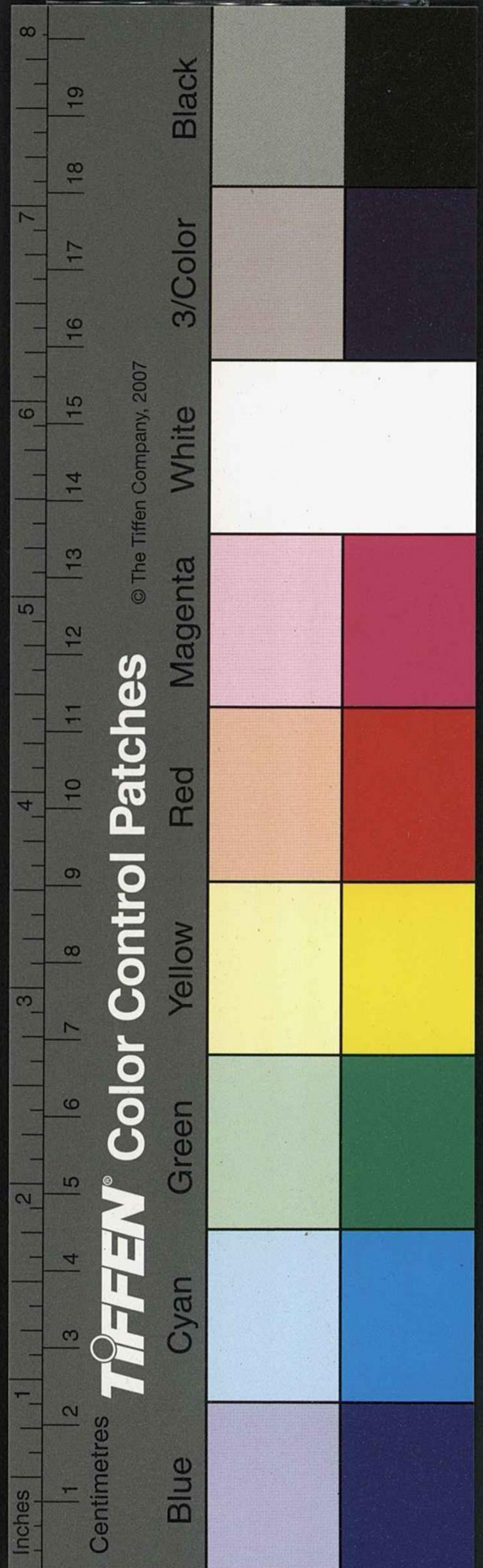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子曰知者樂水 樂是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齊

齊也魯魯就今日言註孔
齊美姓侯子之時句宜玩兩字不
爵太公曰同齊之變須脫胎換骨齊
望本四嶽之變曰救弊扶長故魯至
之後起漸道止在一綱齊至道尚俟
再變也此只就二國酌量
武師號師施為緩急無在齊魯魯
尚父臣文
武定天下
以功封魯
邱為魯侯
此章夫子傷名存實忘意
就一脈言之去方從真想
魯姬姓侯見人心不古推開解言之
魯周文王春秋時凡名存實忘大於
第四子周軻者可謂也一不守兩
公且臣文哉字無限感嘆益以無量
武成去有者不得有其名也
大動勞於
天下成王
命為六宰
食邑扶風
雍縣東北

子

其壽之理是可知存疑云註四故字有推首意動靜二字是
懸懸想見之者
○子曰齊之變是也齊政以易蒲俗全改換了
○子曰齊之變是也齊政以易蒲俗全改換了
○子曰齊之變是也齊政以易蒲俗全改換了



四書神記備旨

之周成也

聖我全音

相天子主此章見應世之權即寓於自陳以東救世之中聖我發言以窮諸侯九封仁者之術去子亦自其所其長子伯通之事發出若于一段變愈於此章通作用見天下不能窮仁地方七百首之仁也他為其然句虛里券以賣君十可逝三句說明明白玉六一而末二句是上二句斷案重俾侯於魯不可因遠絕不遇辨明一

上計卷一

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聞夫于傷時之意曰聖之名為軀者以其制之有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信核也公觀是器已失其軀之制而不為軀矣尚得謂之軀哉尚得謂之軀哉以軀而類觀之天下之其是而徒存其名者豈獨一軀也良可慨已附考百者歐以爵而酌以軀其制臚起於秦漢以後是孔子所歎之軀則酒器非木簡也

子見全音

此章見聖賢守經行禮總不失其正之意南子請見却是好賢之心亦是以禮處矣子故夫子出其見小君之禮而見之矣之三句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子見全音

及止說民鮮節行事不合
中庸以見心之鮮有其德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禘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去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鏗然孔子曰吾欲弗為見見之禮豈焉

子貢曰

此章見仁不必求諸遠意
何事於仁向是一章之主
意節抑其末仁於遠次節
示以仁者之點志節教以
求仁之方

如有節言

傳施自我施恩澤言濟眾
自入被恩澤言濟眾又進
一步仁通上下有聖人之
仁有眾人之仁全融是仁
一事是仁聖則以所造之
地言不是離仁而別為聖
只行仁到極處其善猶猶
病在心上說

夫仁節言

此狀仁者之體重二欲子

在入身上講故不加能字

子貢曰博施於民

如有是設若之詞博
施是廣布其恩澤

而能濟眾

濟眾是盡天下之人皆何

如是問其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平則謂子貢有志于仁

問於夫子曰如有博施恩澤于民而能盡濟眾民之眾皆此者何如可謂之仁矣乎
夫子曰博施濟眾此何止于仁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不位行仁到極處而後

立貼善達貼然亦須實
說隨事皆有立達二而字
是心中自然流出言外有
不待於聲氣假於推意

能近節言

夫子明說夫仁者則見言
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
則見言求仁者如此可謂
句正與夫仁者相應近字
從二已字來聲字從二欲
字來近取二字所謂推已
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
中用工夫耳能字有勉力
意方字見有此準則可謂
施濟終有個根底

可以當此平事希聖達亦尚以此為所况
非義愛者乎予以是求仁豈不難且遠哉

去者

是以仁者
欲是

植扶持使人亦同我之立
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試求之仁者之心而仁之體可識矣夫入者之心已
間矣狀仁之體真切於此
之念即與之俱與雖未必盡入立達而吾
心之天理固已周流無間此仁者之體也

能近

指己身對博施
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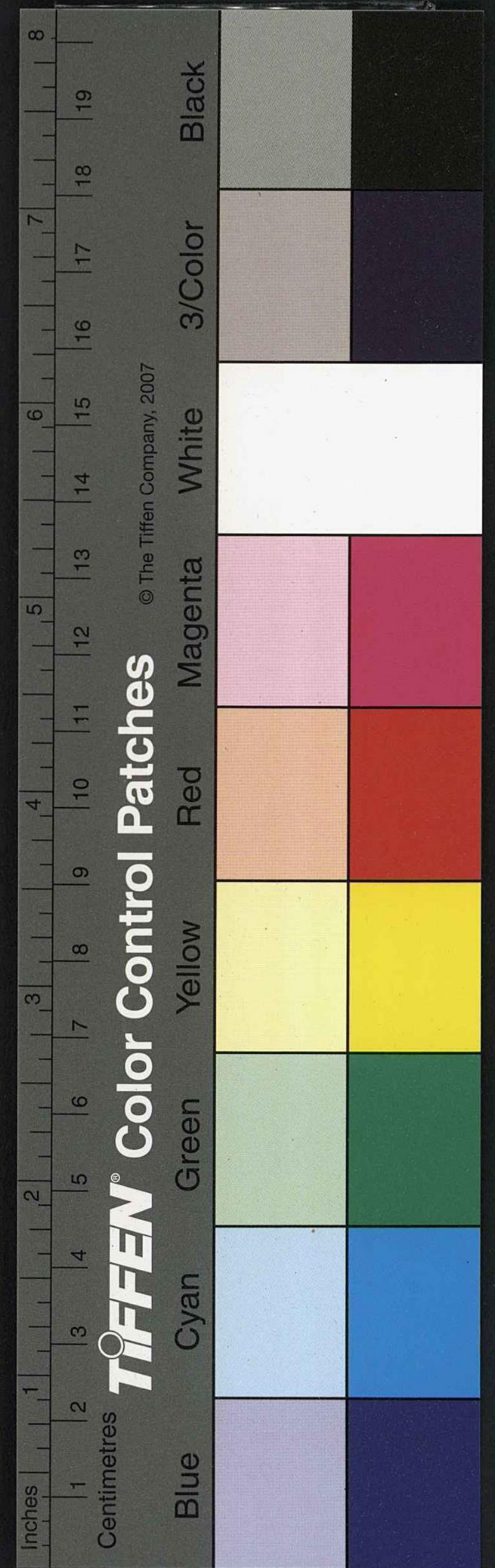
方也
字見不必過求高遠意
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想
之重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能近

指己身對博施
謂之

夫問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
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備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
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耳此病其濟之
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八是乃為仁
之方雖博施濟眾若夫求仁者但能近取吾欲立欲達之心以譬身於人知其所欲
亦由此進言立欲達意清矣已也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入欲之私由此





四書精義

述而全旨

此章夫子自敘立言之有本不作固是謙詞然天地簡而

老彭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默而名旨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子自述不作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信好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精於我言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子自述不作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信好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精於我言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子自述不作

此章見聖人聖道未見之易能也我惟傳述先王之舊而不敢在己意以創作亦惟以古人所作其理備矣我

子自述不作

信好

精於我言

子自述不作

信好

精於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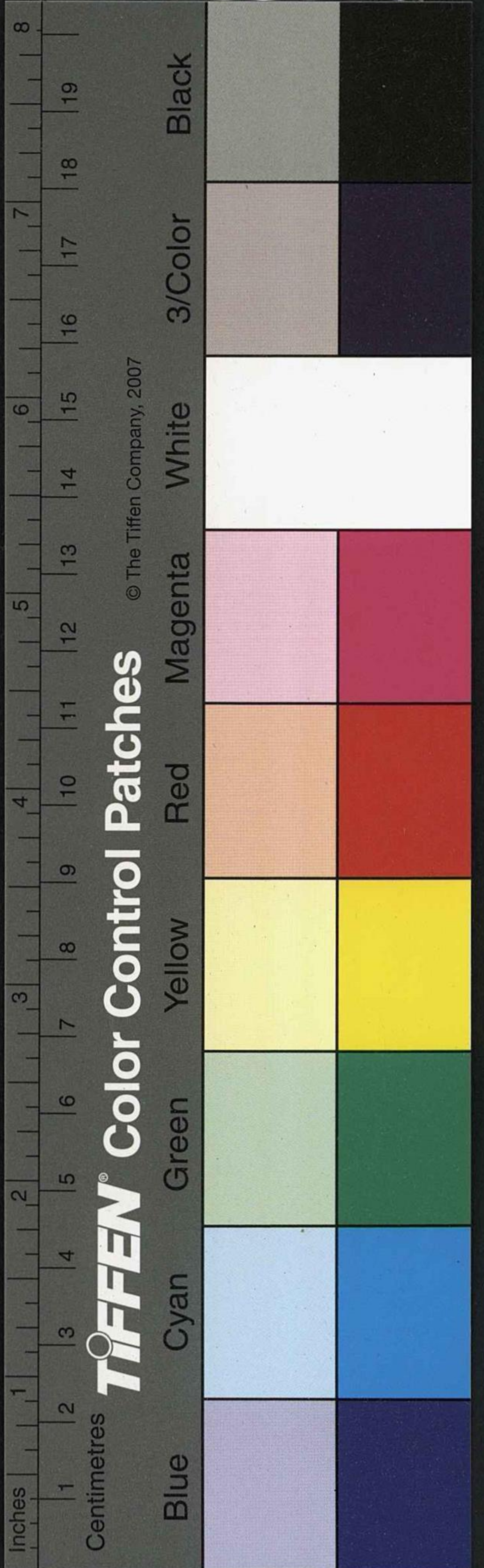
子自述不作

信好

精於我言

子自述不作

信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中庸

理物自有中和氣象

甚矣全旨

此章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首句歎其甚之甚下是徵諸夢以見之也哀是哀老非志慮衰也不夢文武而夢周公志只欲為周公之事若志為文武便非計無復是心句宜渾

志道全旨

此章敘為學之全功示人當循其序而支修之也意據依游公四平看但上三句是本之六於內者欲其粹下一句是末之該於外者亦不遺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道而有得仁則眾理會於心藝則理不外於物當重上面四字是學者用功處四於字作乎字

子思子

中庸庸庸著此四字不得忘情故肆時亦謂夫子盛德積中光輝發外至於莊嚴而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象眼之時其容之著於身者則安舒而順道無拘迫之形乎申申如也其色之見於面者則愉悅而和悅無嚴肅如之云者見庸之意如天如地也雖聖人中和之著不容凝議而此亦得其似矣而聖人德容氣象有非可以言盡

始借此以形容之耳

○子曰其矣其也

甚矣有傷歎不已矣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久見非一朝之近不制禮作樂聞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昧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家太平之業者言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矣夫子歎曰吾而不可以有為矣蓋有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道之行雖係於世運之泰否而亦由子吾氣之盛衰其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當壯之年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常見周公於夢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矣是可見衰之甚也吾其言曰此亦道不行之如之何哉

○子曰志於道

志不是一志致知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他岐之謂夫子示人心學之全功曰學必先於立志故始也○據德據德是奉奉服感矣○言必至於事物當然之道此志立則學之始基端矣○據德據德是奉奉服意○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謂由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言者德也必據於吾心所得

六藝

看游藝是成德之餘功與弟子學之不問彼是習其此是究其理要者至理近而游藝遠而曰志道如人行路像德是行路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大節大夏軒軒立得家計游藝如居也一日五若游到別處則出乎道德射白矢參仁之外而放心矣

自行全旨

鳴和籥選此章夫子自明詢人不倦水曲適君之心以他人竭誠來學意表舞交衢心苟向學則必滿之是正意彼無向學之心則我無一日六書從而論是言外意東修字象形會意不必泥只舉相見之禮言轉注指事青眼在自字上見黎已自假借指聲進有真心求教意也一日九不憤全旨

○子曰其矣其也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而積故生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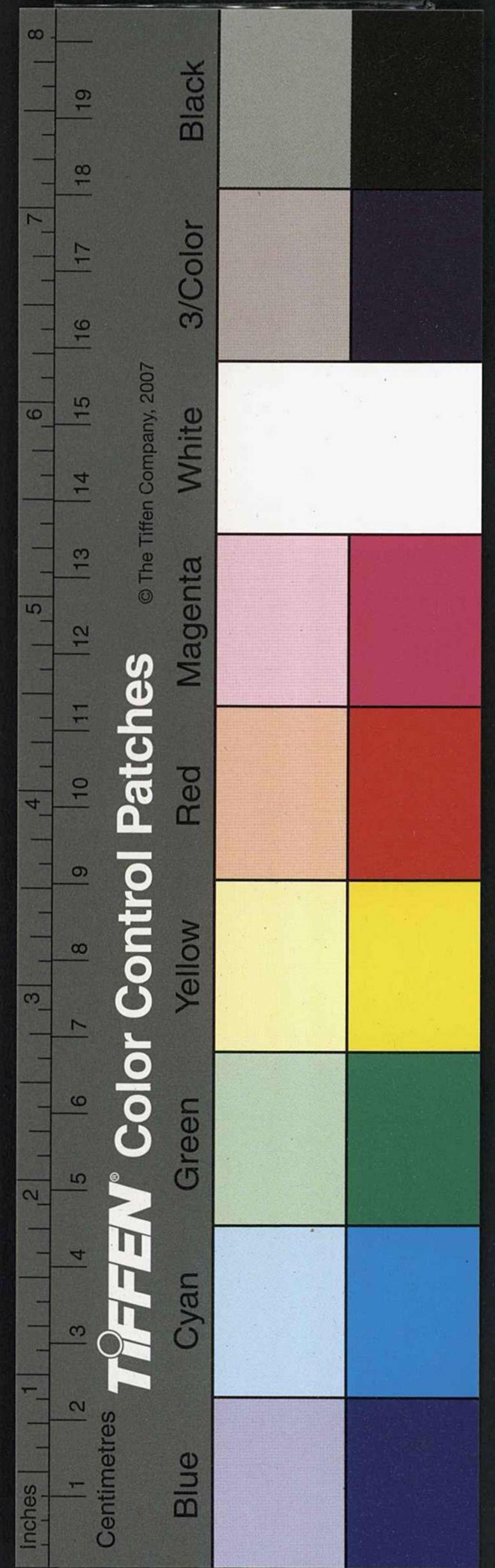
則有養之熟無遺而由是私欲盡去而心德純全者仁也必依於非天理之流行矣○言吾心余德之仁則頃刻不違而天理周旋矣○游於藝游是藝其理不是一物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從習其事言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傳其意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與藝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中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貫至於藝為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至理所寓而日用之必資者又必游焉以備其起則察數而窮神觀文而盡理不獨周於日用不問為學之志道猶是兩件物事據德返之吾心是有這道理了不至旋得而旋全功如此

○子曰其矣其也

子思子

子思子

作不曾看○修也十挺為學古者相見必執禮以爲禮求修其至者者益人之有論是教○言必至於事物當然之道此志立則學之始基端矣○據德據德是奉奉服意○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謂由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言者德也必據於吾心所得無不有以教之也○言之也苟自行求修之禮以來則求教之誠見於儀矣吾則知



數方田舉 此章欲學者勉為受教之
 在衰分少 地意不廢不復三平
 廣商功均 程註作一串看聖人未嘗
 輸盈厥方 輕絕人正是屬望之詞蓋
 程勾股也 欲學者知所以慎知所以
 束修 辨知所以反也慎辨是能
 書傳言束 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講
 修者多矣 不致要見得非不欲啟也
 檀弓曰古 以教之無益而反生其惑
 之大夫束 也修做此
 修之問不 出境

此章見聖人哀之中節兩
 節平看上食不甘於臨喪
 不樂不形於弔哭皆主他
 人之喪說自彼而言則曰
 有喪自我而言則曰臨喪
 只照註中兩不能意圖發
 自見至情
 用之章旨
 此章總重素養上所以出
 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
 之項進子路分兩段看但

其向道之志隨其材質而造就之初
 未嘗無誨焉亦在學者自勉之而已

○子自慎不致 慎是居舉一隅舉是學以告之一
 反三隅只借 不復是不再以別一何道 慎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
 言獨類之多 則不復也 慎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
 意發謂達其節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証之意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
 慎辨誠意之見於色聲者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專乃謂人
 復告爾又曰不待慎辨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慎辨而後發則沛然矣○程子曰
 意曰君子之教強人以未至非善誘之術也彼夫心求通而未得者憤也如其不憤
 則不啟以開其意欲言而未嘗能者非也如其不辨則不發以達其理至於理有相
 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也苟示以一隅矣乃不能以三隅之理反
 而相証其無獨類之明雖告之亦奚益哉則不復教之也學者知此當勉為受教
 之地

○子食於有箸者 側是喪之旁 齋也 未嘗不自曾意有司臨喪良不
 夫子嘗食於有喪之側則哀死之心 齋也 食而不下咽者 言能甘也 言
 勝而甘食之意微離食之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 哭是弔喪時哭泣 則不歌
 哀未引哭謂形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 謝夫子嘗
 忘上言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言於是日

行軍亦用行中一節耳
 用之節旨
 二則字要依記先事無預
 擬臨時無商度既事無安
 排合二句見圓活不滯處
 行藏只是身之出處而道
 自與之俱有是夫猶云能
 然也先我後爾正喜回之
 能與已同不可倒說要之
 顏子終身未嘗行天子終
 身未嘗藏乃於用舍而信
 其合者在理不在事也

甲哭矣則一日之內餘哀未忘不復詠歌 喪側不飽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也哭
 也夫聖人當長而哀 具得性情之正如此 補則不歌以簡樂不樂之心為心也不待
 審處聖人之
 心自如此

子行節旨
 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
 與之與
 禮書云周
 官大司馬
 主六軍大
 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
 國一軍

○子謂顏淵曰 用是君相用我之作我字看
 則作即字看行是出而行道 會之則藏 舍其君相不用我
 惟我與爾有是矣 爾指顏淵是指出舍行藏 言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
 故亦謂天子以出處之時謂顏淵曰君子之出處惟其時而已時乎我用也即與時
 能之 言行而非有心于行時乎我舍也即與時偕藏而非有心于藏若此者惟我
 與爾有是夫蓋用舍之叙我與爾所不 爾天子有東周之志雖疏水樂亦在中顏子
 能必而行藏之道我與爾所能安也 爾有為邦之問而簞瓢不改其樂可見行藏

子行節旨
 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
 與之與
 禮書云周
 官大司馬
 主六軍大
 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
 國一軍

○子路曰 行三軍則誰與 行中有戰伐意三軍極言其兵 言軍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到子路見夫子獨與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夫子
 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言若行三軍之眾則誰可與者意夫子必與之同也

子自暴虎 是不用 馮河 是不用 死而無悔者 是自擬雖死亦
 是決要這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二句是就平日信 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
 樣人意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他行軍時能如此 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莫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
 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負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子路曰 行三軍則誰與 行中有戰伐意三軍極言其兵 言軍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到子路見夫子獨與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夫子
 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言若行三軍之眾則誰可與者意夫子必與之同也

子自暴虎 是不用 馮河 是不用 死而無悔者 是自擬雖死亦
 是決要這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二句是就平日信 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
 樣人意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他行軍時能如此 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
 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莫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
 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負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子路曰 行三軍則誰與 行中有戰伐意三軍極言其兵 言軍大國三軍子路
 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到子路見夫子獨與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夫子
 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言若行三軍之眾則誰可與者意夫子必與之同也